

T 856/7174.6 b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3

OCT 1951

孟子

十三至十四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三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總旨 湖南講曰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俱各開說此盡心章則合心與性而約言之當是告子篇總論○張彥陵曰此章全是以人合天之學○吳因之曰據通章語意盡心知性便是知天存心養性便是事天只把這箇工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著力徹始徹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矣○任搢九曰莫要說首節只發明合一之理次節方是做工夫處蓋養性者順理無拂之謂若不先於性上討箇明白安能順理而不拂哉首節語氣固屬現成然謂工夫盡在下節則斷不可也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盡其心者節 盡心者只是還我本來之心耳。○朱子謂  
盡心卽物格知至之事是矣。又謂卽曾子所以一唯而  
無疑於一貫者則稍差。蓋曾子一貫已兼存養之功在  
內。當引子貢之一貫方是。○盡心知性看來亦無先後  
存疑。謂有先後者非也。余初誤收。○四書家訓曰。知處  
正是盡處。云略分先後者非。○說叢曰。疑問云。盡心由  
於知性。知性卽是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  
閒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  
知性。○按蒙引謂雲峰知是積累用工之言。是推本說  
最妙。○朱子知字零星之說亦當如此看。疑問此一條  
亦當如此看。○盡其心一節文 徐健菴云。學者曠觀  
於天人之閒而思所由合。要不越窮理而得之矣。 趙

廷珪云。性處實而心處虛。載乎性者唯心。而宰乎心者  
亦唯性。心有爲而性無爲。離心無所爲性。而離性亦無  
所爲心。見性於天。見天於性。見天於天。見天  
於性。張會祚云。未有性而先有天。性出於天之中。既  
有天而卽有性。天又寓於性之內。性賦於天之後。而  
見天無非見性。天立於性之始。而見性卽以見天。  
有其心節 盡心知性是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件工  
夫。故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存心有工夫。養  
性無工夫。夫曰無大工夫則非絕無工夫者也。其說自  
明。潛室陳氏謂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稍誤。○  
看來存心猶大學所謂忠。養性猶大學所謂信。若他處  
但言存心則亦該得養性。○蔡虛齋曰。存養工夫各該

動靜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靜是寂養。動是順養。是謂養性。○蒙引謂中庸存養專主靜時。與存疑中庸解不同。姑俟再定。○四書家訓曰。存心非待心既盡而後存。隨存隨盡。隨盡隨存也。養性非待性既知而後養。隨養隨知。隨知隨養也。○按此條是餘意。○翼註曰。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職事。修舉職事。便所以事君。

死壽不貳節。不貳只是看得破之意。故註以疑字解貳字。蓋知生死壽歿乃氣數之必然耳。小註謂不以死生爲欣戚。是又從貳字生出。既無所疑。又何欣戚耶。○王陽明曰。學問工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

死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有二。一則雖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則既識破。便一切放下。蕩然自肆。如莊舄之類。皆是不能修身以俟。○註流蕩不法四字。不可專指異端言。亦不可除却異端言。蓋死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原自有二樣也。雲峰特以人專指異端說。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却異端也。○張彥陵曰。吾人修身之功。往往銳於始而怠於終者。以其貳於死生之故也。○玩大全朱子。亦有不貳而不能修身者。不得如此偏說。○翼註曰。身卽心性。命卽天也。○張彥陵曰。命字不指死壽立字。須帶死壽不能搖奪意。○吳因之曰。至於死壽不貳。修身以俟。則是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也。謂之

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所生也全本心性說乃是○李卓吾曰事天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蒙引謂陳新安以立命命字兼理氣言者其意以為正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蓋新安看立命命字與下章命字一般即朱子小註天之正命自我而立之說也俱未得旨自蒙引之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命字是純以理言洵乎有功後學矣○朱氏公遷說知命俟命極精說立命兼知行雖亦是然亦不曾說得是以理言○湖南講問命如何下箇立字答曰譬如今人做官奉朝廷的勅依著這勅上去做君命無有廢墜豈不是立若把這勅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箇立

莫非命也章總旨 張雨若曰今人開口便說有命諉天

數而不修人事不知人事盡方可言命○賽合註曰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為主與歿壽不貳修身以俟相發明○鮑所謂立命也故曰發末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也

莫非命也節 莫非命也泛指吉凶禍福言則正命與非正命皆在內矣故朱子小註謂此一句是活絡言最是蒙引乃謂是朱子未定之論殊不可解○湖南講曰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歿壽生死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翼註曰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唯當順

受其正。○看來正字。舍下盡道意。順受是不怨不尤意。  
○翼註曰。正不正。不專論氣數。而兼論人事。氣數本無  
兩樣。但人事能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  
此便以義安命之學。

是故知命者節。知命立命之分。雲峰謂。一是已造聖賢  
之域。一是方入聖賢之階。極是潛室陳氏以知行分看。  
不是。蓋知命不是空空知。就有行意。故下云。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立命亦兼知行。觀其上云。夭壽不貳。可  
見。○高中玄曰。愚不肖而不知命。必且妄爲。妄爲則有  
滅頂之禍。賢智而不知命。必且強爲。強爲則有壯趾之  
凶。唯君子知命。素位而行。不行險以僥倖。斯之謂不立巖  
牆。斯之謂順受其正。

盡其道而死者兩節。舜之得福。孔孟之不遇。皆正命也。  
盜跖之壽終。四凶之被戮。皆非正命也。

求則得之章總旨。吳因之曰。只言求在我。便有益。求在  
外。便無益。以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必求。更不問我  
之爲我者何如。外之爲外者何如。蓋章旨是以內外別  
所求。非指內外之實也。仁義禮智富貴利達等語。不必  
填實。

求則得之節。賽合註曰。求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舍  
方失可見。唯不求求斯益矣。二句須有斟酌。○按此與  
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自別。賽合註最說得明。  
求之有道節。賽合註曰。求有道。言有箇義理在。不可妄  
求。非言求之有法也。得有命。緊連上句。言縱求得之亦

有命在未可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資也。○說叢謂求之有道二句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此本大全南軒不可從。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總旨。四書家訓曰。此章依總註還不可以仁字貫。斷該以首句為主。○張侗初曰。上章既說求其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混淪未破。故此章直指箇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著落處也。○此說雖於理無礙。然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翼註因之。睡菴說約皆未嘗言此章準上章說。唯樂天齋翼註始有此說。看來亦不必也。○吳因之曰。反身而誠二節。不是第其安勉之等。總是責成於人意。或誠身而樂。或強恕求仁。必如是而後無負於我之本然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節

賽合註曰。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自

言。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皆在物。物莫非理。○首句有泛作萬物一體看者。亦不切。○王守溪曰。此物指有物。有則之物。言蓋舉物而見則也。如言父子是仁之理。在我。言君臣則義之理在我。○翼註曰。蓋所謂我者。非孑然之我。又非與物對立之我。實萬物皆備之我。

反身而誠節

存疑云

此章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

者人之道相似。極是。若蒙引謂反身而誠。卽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者也。則稍偏矣。細玩自見。○大全程氏復心以反身節爲盡性之事。強恕節爲學者之事。與蒙引同病。○賽合註曰。次節是舉已成者言。末節方是翊工

夫○又曰反身身字卽上句我字○張彥陵曰反字不  
者力只是反觀非說工夫○翼註曰誠是實理自然註  
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  
以爲例耳○說叢曰須是此理實有諸己已不與理爲  
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箇樂來今  
人言樂却先有箇興趣引自己身心安頓在樂裏便覺  
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氣瀟灑到臨境依舊發  
惱瀟灑不已增入豪邁豪邁不已增入放曠流弊到無  
忌憚去○唐荆川曰靜涵萬物之情無不真切動應萬  
物之宜無不順適○張彥陵曰此樂字有主無內歎說  
者○此與大全賽合註同○又有主能外通說者○依  
此與論語首章樂字同與存疑作樂則生矣之樂者又

不同然亦不是○賽合註曰註中之不待勉強句正  
是誠字內事對下強之而行言也有貼在樂字內非是  
○按賽合註此說正與小註以不愧怍解樂字同存疑  
以註中不待勉強句貼樂字者誤也附下○附存疑曰  
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就在樂字內這樂是樂則生  
矣之樂觀其註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可見與此一般  
小註說樂與大註異當從大註細玩之可見

強恕而行節 吳因之曰上節行之不待勉強行字與此  
節強恕而行行字同○說叢曰反求諸己卽謂之恕恕  
得快便卽謂之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者也○又曰謂求仁莫近焉可也謂求我莫近焉可也  
卽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又曰我字與克已由已



之己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徐沂文云。素所期人之事。至己而倒。其施素所不昧之情。欲出而難其決。此反強恕二字。甚明行之而不著焉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孟子欲人之由道者。加著察工夫。與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却不同。○論語不深責其知。此章則深憫其不知而深望其知。

行之而不著焉章。賽合註曰。行習總是由著察。總是知。○行之而不著。蒙引有二意。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意。一是所行者亦不能盡其節目。二意當兼用。○湖南講曰。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功的學者。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著力在那裏用功的。○又曰。中非爾力。

知其可忽視哉。○四書家訓曰。不著不察。是人都從外面做工夫。不曾向心裏體會。所以終身不知非道之難知也。○翼註謂著。是此理呈露端倪。察。是此理昭灼莫掩。亦引中庸形著察天地來證。此屬異說。斷不可從。○翼註曰。衆以人衆言。

人不可以無恥章。四書家訓曰。人原有恥心。此云不可無者。要人常提醒此心之意。○依大全朱氏公遷說。則此章與下章不同處。只在一勸一戒。然此章無恥字。泛說下章則專主為機變之巧者說。此又不可不辨也。○陸象山曰。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

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恥之於人大矣。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是提醒世人。語全重一巧字。世人只爲用巧。把良心汨沒而不覺。不知人之爲人。全靠這點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爲。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矣。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天下唯用巧者最可恥。而用巧的反無所用。恥心一喪。豈復有人理哉。章中三人字最宜玩。○王龍溪曰。君子慎獨亦以養此羞惡之心也。○亦唯有此羞惡之心。然後能慎獨。推之。凡致知力行皆然。○大全辨或曰。戰

國時。可恥之人有二。其一乞墦齊人也。其一縱橫捭闔。爲機變之巧。儀秦是也。此章特爲儀秦輩發。自孟子說破此心曲。便與乞墦無異。

恥之於人大矣。兩節。吳因之曰。機變之人。正指儀秦孫吳等言之。○翼註曰。不善多端。獨舉爲機變之巧者。其喪良心尤甚也。○又曰。夢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自淪汗下而已。不可不做醒。○又曰。機械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理會字義。機字如掩收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姦險者。變字有多端。誑誘使入吾機之意。○按械是繫繫手足刑具。機曰機械。是藏姦險以制服人。○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又曰。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爲字上。○說叢

曰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人一失脚。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宜。然卽有恥心。亦無處用得他著了。○吳因之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所謂無恥而不以爲恥者也。與無恥之恥正相反。

不恥不若人節。張彥陵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只是恥。若無恥。則與禽獸何異。不得復列於人。故曰。何若人有。○吳因之曰。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的日子。他做歹事。恬然不以爲恥。一發越。要去做。了。凡敗名喪節。皆將不顧而冒爲之。只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件都出人後。○恥其不能而爲之。不必論到終。必能卽此一念。便是聖賢路上人。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必論到終。不能卽此一念。便是小人路上人。輔氏說。須善看。○又程

子亦只明不可掩藏之意。亦不見得其用。後說也。

古之賢王章。張彥陵曰。按通章。雖說君重士。士亦自重。上下相反。而實相成。然語意要將性分壓倒人。爵。○賢王賢士。麟士作兩平看。極是。或重賢王。或重賢士。俱偏。○程竹山曰。蒸豚之餽。以禮而不敬。兼金之餽。敬而不以禮。故致敬盡禮兩言之。○四書脈曰。致字盡字。有味。不但有挾心者不亟見。卽敬賢加禮而未致盡。猶不亟見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總旨。翼註曰。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按翼註。甚是。麟士謂此章大意。須顧一遊字。不要太說道理遠了。亦太拘矣。○賽合註曰。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驚囂矣。上無

往而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切勿糊塗。○按賽合註與存疑同。若依蒙引則內重外輕句直管到故士窮不失義節。自故士得已以下方貼無往不善句。此不可從。

人知之節。張彥陵曰。器器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於知不知時方始有也。

何如斯可以器器矣節。樂天齋翼註曰。斯可以之問。見器器之不易。則可以之答。見器器之不難。○張彥陵曰。德義本一物。由賦界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處曰義。○四書家訓曰。德本可尊。吾一心尊之。則天下之至尊在我。不必顯榮而後尊。義本可樂。吾一心樂之。則天下之真樂在我。不必顯榮而後樂。豈不可以

器器。○張彥陵曰。若在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強為器器而不可得也。○四書家訓曰。說到則可以器器矣。遊說之道已盡。下又本尊樂器器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此涉世窮達咸宜。而一時之知不足言矣。

故士窮不失義節。樂天齋翼註曰。義與道非二道之守

於已曰義。義之推於人曰道。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而無變塞。非貧賤富貴所能易也。○賽合註曰。此條註中實字。重見於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是詳言其實也。稍別。○故士節有三說。依新安陳氏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心上說。而此節則見於行事之實也。依蒙引淺說。則上文尊德樂義。是虛說。而此節則分窮達說。依存疑。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言。而此節則

就行事言也與註皆無礙而存疑為長蒙引淺說附下  
○附蒙引曰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比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又附蒙引曰尊德樂義則可以驚囂者言其  
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  
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  
澤加於民則又指實而言也○附淺說曰夫驚囂本於  
尊德樂義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必尊德樂義不以窮而  
失義焉其處達也亦必尊德樂義不以達而離道焉尊  
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蓋唯其窮不失義也則  
士亦不至於失已焉云云

**窮不失義節** 四書家訓曰夫士之所以為已者義窮不

夫義即不失已了故曰得已有自得其得之意民所仰  
望於士者道達不離道即不失民望了有與民共由之  
意

**古之火節** 四書家訓曰古之人即尊德樂義士也○湖

南講曰古之人見非今時說士之比正叫那游說之人  
高視闊步仰法古人不要與傾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  
隘其胸次也○四書脉曰修身而曰見世者即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學之類○大全辨或曰說到修身見世將  
巢許十務一流俱壓倒了○鄒東郭曰吾儕須識取善  
字本體即逆順境界自不能移此是唐虞至洙泗相傳  
止至善學脉得志與民由之故曰兼不得志獨行其道  
故曰獨獨時善不曾減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

平水土樹稼穡同道。○徐自溟曰：二則字要玩味。有隨時旋轉。意任其窮達。境界變遷。而吾非獨善。卽兼善。無所不可。○賽合註曰：善卽德義。○王弱生曰：沮溺稱不得得已。儀秦稱不得得民。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總旨。徐自溟曰：凡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異。豪傑何以不必待而興哉。蓋世無文王。而文王之精在心也。卽世有文王。而吾心之文王不在世也。心一墮於凡想。卽凡民心。一作豪傑。卽豪傑。何論有文王無文王。○徐說妙極。存疑謂豪傑之士。亦天生成。勉強不得。殊失孟子立言之意矣。○豪傑雖亦由資稟。然人苟能自興。則能變化其資稟之不足。

善而爲善矣。○中洲金氏曰：總是鼓舞凡民爲豪傑意。當從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不當以凡民豪傑。分興與不興。天下豈有生成的凡民。只是因循姑待。便一向趨到凡民路上去了。天下亦無生成的豪傑。只要振作有爲。便逐漸做成豪傑的事業了。能自興。則人人豪傑。能豪傑。則人人文王。不然。我待文王。文王又奚待哉。若云凡民資質庸下。必有待而後興。豪傑品地卓越。雖無文王。猶興。是凡民豪傑。皆由天定。非學問能轉移。孟子此語。不特不能勵凡民爲豪傑。且將沮豪傑爲凡民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獨言文王者。舉此以見例耳。存疑謂文王化行江漢。比自古聖人獨盛。謬矣。○按待文王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種人。不遇文

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慨其不能興。非謂其雖興不足貴也。此意須辨。又待文而興。則是今日斷無人能興。便有慨堯舜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人復行之意。然此所以待凡民。而非所以論豪傑。所謂豪傑。亦不是世俗才智一流。只是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不淫不移。闢邪崇正。孟子隱然有自任之意。又須想其所興者何事。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卒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庸流。如楊墨申韓蘇張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其不能興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一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一

念。則雖未興起。亦不至背馳於正道矣。○翼註曰。豪傑要認得真。據白文。豪傑對凡民言。只是不凡之謂。據註。凡不凡。皆以資稟言。兼言物欲之有蔽無蔽。意方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者。凡民也有過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豪傑也。註又云。才智。即資也。智屬知。才屬能。按註亦本是兼資稟物欲而言。○說叢曰。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即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按文周未嘗不相師。然非專恃夫師也。此條須善看。○翼註曰。興者興起。為善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愚意。豪傑雖無所待而興。必有所待而成。如夫子亦曰。好古敏求。是也。丁巳

十一月。張侗初曰：豪傑不待人興，便可以興。人文王只一豪傑。○四書脉曰：有時覺我與文王肖處，非肖文肖心也。有時覺我與文王會處，非會文會心也。○未子曰：豪傑而不聖賢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張彥陵曰：此為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附益也。寄也。如蒼虺然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看得附字透，便會欲然。○此解附字固妙，然此意當在韓魏之家下補出，不可作正解。○彥陵又曰：欲然又非藐富貴之說。要會本文自視二字，謂其不從韓魏起見也。此真是無加無損境，故曰過人遠矣。全在識趣上見得。○沈無回曰：自視欲然只是猶。夫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欲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究竟。

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欲然本是不自滿之意。但平日如此欲然，既附之後，仍如是欲然，則作猶。夫平日之意看亦不差。○翼註曰：此富貴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欲然矣。○又曰：過人遠據註以識言，所謂識者亦只是在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無物物本無加於我。○愚按註雖以識言，然兼養言方妙。蓋此人不但有車識，亦必有定力。註特引尹氏成語耳。○附存疑曰：過人遠似當只就此上見得與稱舜禹魏巍一般。但蒙引不主此說，不知何如。○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此即所謂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過人遠不是就此而止，只言其內重外輕可與進道耳。若謂即此便是過人別無進步，則終身誦之孔子不必又言何足以



臧合語孟參看自見存疑謂只就此上見得與稱舜禹  
巍巍一般非是

以佚道使民章總旨 張彥陵曰本文二道字最重○彥  
陵又曰天下惟道足以服人何怨之有不是令其無怨  
此心自無可怨也○翼註曰竊疑道字當解做理字不  
但解做心字但在心上說理可耳

以佚道使民章 蘇東坡曰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  
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  
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  
民可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即使終於  
怨然其理  
實無可怨也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  
君子蓋不以勞民也○以生道殺民蒙引共有三說似

可兼用○除害去惡似已盡殺之之事註又用之類二  
字者蓋指其中條目耳與上播穀乘屋之類稍異○蒙  
引或曰一條以抑洪水驅猛獸伐桀紂之類爲除害以  
誅有罪爲去惡固是然二項內亦各自有除害去惡○  
翼註曰二怨字卽指被勞所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  
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註有其不然者一句或  
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佚之而適以勞  
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霸者之民章總旨 吳因之曰王霸之辨只有心與無心  
之間孟子論王霸全在此處分別故此章大旨一言可  
蔽王民無心王道無心而已蒙引云王道只是公最好  
○按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知爲之者只是言王民之

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然須知其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朱子謂自王者之民至末皆是說王者功用甚明○賽合註曰此孟子尊王賤霸意也○新安陳氏所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此是言王道之大在首二節雖已含得然須至末節方露若至誠無心意則不妨於首二節即露也

王者之民節 翼註曰註云廣大自得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吝亦無欣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張彥陵

曰王者無意見德於民則其民忘然此意勿露出○翼註亦謂此意勿露出看來露出實不妨與下文並無礙也○大全辨嘉善陳氏曰王民皞皞久道也故曰必世而後仁若初政則雖王者不能使其民無驩虞之意商師弔民天下大悅周及商政天下大悅及其久也則相忘而仁矣

殺之而不怨節 殺之而不怨雖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然依存疑此章專主刑言亦與上章稍別○翼註曰為之謂做出他箇善來即教之意○又曰次節正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翼註甚明吳因之謂王民皞皞下忘上也過化存神上忘下

也如此却將兩節分作兩層了不是。○說叢曰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按蒙引存疑淺說翼註因之說約脉賽合註俱不作深一層看。唯大全新安陳氏謂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則似作深一層看然此非也。蓋過化存神卽是功用之大無兩層。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翼註曰此節要說與皞皞相關莫去了忘字。○吳因之曰所過卽化王者不知也所存卽神王者不知也。二句內正好想見王道無心之妙須知過化存神不重王道感人全重王道無心上。○按因之說甚是但須知無心意自在言外。○張彥陵曰下箇過字者只見不必積久而後其民化下箇存字者亦見得

不必積久而後其化神。○又曰德在言外。○所存只作欲殺欲利欲教看。○賽合註曰神則有是心便有是政恭默於廟堂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註不測字亦卽是化之速意有是心便有是政解神字最妙翼註謂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殊有病。○說叢曰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張彥陵曰流字重要貼註同運並行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正與下小補相反。○四書家訓謂與天地同流非配合之謂說叢謂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蓋曰配曰參猶有對待之迹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一片矣此在字義上分別之固然缺不可因此遂看小

了中庸配字參字之意。蓋中庸配字參字亦合得同流之意也。○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段逐些子補綴。○翼註曰：朱子此說補字最精，又譬如衣服有破缺，故從而補之，謂之小補。若重製一件，則不謂之小補矣。○王宇泰曰：說者謂王者有補於天地，不知王者言不得箇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是小補說補便小。○四書家訓曰：小補句只是說王者功業之大，不必以小補來形容，以伯與王難比論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總旨。四書家訓曰：此章仁善字原並舉開說，不得牽扯纏擾。單釋政教而不釋言聲者，以言聲不待釋也。新說云：人君治天下，唯有政

教兩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聲。非有二也。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也。無兩層備之。○善政善教原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此論理固然，但此章口氣只宜開說，不必牽纏。至謂其無兩層，則於理不通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節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翼註曰：次節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與惡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立也，禁令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則亦非耳提面命之教矣。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又曰：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卽下節意，勿用出。

善政民畏之節。張南軒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南軒此說最謬，蓋善政豈專是富民善教亦兼教養觀睡菴說可見。○四書脉曰：善教亦兼教養，如教之樹畜稼穡之類，要皆懇懇款款委曲開導意。○翼註曰：畏字不可說嚴刑峻法使民凜凜恐懼，只是遵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忽意。○子產之火烈是善政民畏之。○四書家訓曰：愛之是感於其教而愛戴，不待橫征暴斂，只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看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故百姓足而君亦無不足。○陸聚崗曰：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大指諸理齋

云：欲人知仁義，非外爍也。蘇紫溪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蓋凡聖賢立言，無非教人，未有無故而空言者。二公皆於此著眼，而蘇說為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不可泥性清之別作，惟本於仁義說。○吳因之曰：通章全是欲人復其愛敬之初意。○賽合註曰：全章要得欲人察識其良心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附說叢曰：今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即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按說叢此條，即理齋仁義非外爍之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節。翼註曰：學是脩習，慮是思慮，論

吾人用工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工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會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按學慮不可無。此是論義理如此。若論此章語氣。則與性善諸章一例。仍宜著眼在不學不慮上。重講學慮。未免語氣隔礙矣。欲防姚江流弊。只當於抑揚中帶見之。○顧涇陽曰。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良能。彼有安於不能不知已耳。孰漏之而使學。孰啓之而使慮也。吾又以為為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處異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所得而岐也。○王龍溪曰。識有分

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良知良能俱在用。上說依龍溪却在體上說了。殊謬。○四書脉曰。愛親只是眷戀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追隨而不忍慢意。須淺淺說。方像孩提稍長。

親親仁也節。吳因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親親敬長字面略說得泛。便不是須緊根。孩提稍長說。○四書脉曰。達之天下。處處孩提稍長。皆是此愛敬。○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淺說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二說於理俱無礙。但

此章不必如此說。故蒙引淺說翼註俱只云親親卽是仁。敬長卽是義。○翼註曰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爲仁義者。見得人決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卽仁。敬長卽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愛敬達之天下所以便謂之仁義者。蒙引淺說俱云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爲仁義也。甚明因之云愛敬達之天下若不是原有是仁愛何以達。不是原有是義敬何以達。此似以愛敬爲仁義之發了。稍誤。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不用心迹分看。只是聖人之心虛而慤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 按居深山四句原就迹上說。但其

所以如此說者。要見其心之虛耳。故通是說心。○吳因之曰居深山亦要說得虛活。孟子亦偶借深山一事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又曰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與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重所居之陋意。○又曰惟一物之不著。乃能無一物之不受。一事之不染。乃能無一事之不通。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等作閒看。○按註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乃上半節意也。其不可閒看固矣。然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雖在上半節已舍得。而必至下半節露出。方妙。與不違如愚章一例。○以此章與論語不違如愚章參看。則不違如愚時已是若決江河矣。不可謂不違如愚與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同也。○說叢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回

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又曰。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又曰。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湖南講曰。上半截虛虛說。箇無以異於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若於舜之居深山。先實講一段寂然道理。下面語氣便呆。○吳因之曰。幾希二字。要看得好。言其所以異者。特幾希之可見而已。若論大舜胸中蘊蓄。必有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然就此時而論。發露無幾。雖其不容終藏之

中。不無稍稍顯見。却亦甚不多。特幾希之微而已。○湖南講曰。幾希只是說差不多。即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差不多。這裏是指迹上差不多。俱屬虛字。何得作實義講。○張彥陵曰。問舜亦從聞見入乎。曰。舜虛靈之中。萬善悉備。一有感觸。無不沛然若胸中本自蔽塞。全靠所聞所見為主。便落了依傍的窠。曰。安能有感即通。○翼註曰。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不通。非二意。蓋無所不通。即速也。即莫之能禦也。無為其所不為。章翼註曰。此章不作充義為高。只用註心字作主。雖為屬事。欲屬心。然不為不欲。却總是心不肯為之欲之也。不被私意所奪。違其初心。便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是不違本心意。與後達之於所



不忍不爲又達到他事上者亦不同如此而已矣只是  
完了心體便無餘事意亦要見無爲所不爲則所爲者  
皆所當爲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意方備○  
按卽依註以義言亦不妨但須依蒙引作專言之義看  
卽依註以充義言亦不妨但須知與後達之所不忍不  
爲不同○又按直解曰推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皆不  
過由此不爲不欲之心擴充之而已立人之道豈復有  
餘事哉此說擴充與註又不同然亦相發明○四書家  
訓曰兩無字最是十分著工夫處全在心上堅忍有一  
刀兩截之意○李毅侯曰不爲不欲人之良心也雖屬  
義實統心性之全不失其良心則集義而浩然矣自學  
問求於心以至存養達入總只如此故以一言括之○

沈無回曰當知此亦是爲知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  
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熊氏謂此大  
學誠意章事甚是蓋此對既知者言與誠意章同也但  
亦不可專泥意上蓋正心修身亦是無爲無欲內事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總旨 此章似只是增益其所不  
能而集註南軒兼引動心忍性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  
動心忍性意在言外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節 張彥陵曰德無慧則知經而不  
知權術無知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  
大慧離術之知又私智而非正智唯德慧術知乃爲聖  
賢豪傑作用○莊忠甫曰心之有慧與知如鏡之有明  
如火之有光然安樂生平昏惰則光明以翳障而銷微

備嘗振其精神則本體以磨揭而灼爍○說叢曰德慧術知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附翼註曰德之慧則於事理明無不照術之知則於事理處無不宜此用蒙引說也○按此是蒙引別說存疑說俱不用此皆主未然當然之說○張侗初曰以正大心諸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矚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說叢曰漢疏云疾疾人之有小疾常害在身不去者獨孤臣孽子節 翼註曰獨字之義謂臣之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孽子○四書脈曰獨孤臣孽子情義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悃款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恕○又曰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蓋

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若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此條雖本存疑然存疑却分先事臨事殊不是蓋德慧術知可分先事臨事而操心慮患不可分先事臨事也○張彥陵曰此處最要體認若只為自身免禍計夫亦何難唯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所忌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冀一悟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洞悉矣何不達之有

有事君人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愚按此章不重列臣品之高下只要人取法乎上之意蓋天壤間有第一流自期品則有第一流專業有志用世者便當以第一流自期

若一念墮落便自凡庸故把容悅者引起借那最卑的  
品格形出那最高的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耳○四  
書家訓曰欲為人臣者以容悅為戒而由忠以進於大  
由大以進於化也○按孟子以伊尹為聖而此章集註  
以伊尹為天民則只是大而未化之地位耳蓋淺言之  
則大而未化者已可為聖若深言之則非大而化者不  
足以為聖矣○翼註曰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也  
有事君人者節 徐自溟曰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  
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四書家訓曰無論不為  
大人事不為天民事即社稷事亦不為矣○附湖南講  
曰四等臣品固一步高一步然即容悅亦非側媚體面  
好者當是具臣俱在好一邊論也擬人必於其倫下面

三種臣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的人與較等級

有安社稷臣者節 張彥陵曰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  
容忠臣殉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  
而亦有所不顧也意在言外

有天民者節 天民所以未得為大人者存疑謂孔子委  
吏乘田亦為而天民必可行天下而後出輔氏謂終是  
有任的意思在二說不同可兼用○張彥陵曰達可行  
只主道不主時要見得他不大行不肯輕試意

有大人者節 四書脉曰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  
我挽回

君子有三樂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  
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真樂原與勢分毫無干涉在人

認取如何耳。○沈無回曰：此等處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為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可樂意著實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四書家訓曰：一二三字是數君子所有三件樂，不必較其輕重。且章旨只重樂上，原非較樂之輕重也。○按蒙引分輕重者，乃論理之辭。此云不必分輕重者，乃所以順口氣，也不相悖。○三樂及定四海之民之樂，如何分別？曰：三樂中不愧不怍，即君子所性節內事，固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矣。餘二樂雖一係於天，一係於人，然亦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也。曰：然則唯定四海之樂為性分外之事，而三樂皆屬性分內乎？曰：非也。此二章唯王天下是性分外事，若三樂及定四海之民，皆非性分外事，但以定四海之民較之三樂，則三樂為性分內事，而定四海之民為性分外事矣。又就三樂較之，則以不愧不怍為本，是性分內事。餘二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亦定性分外事矣。○尤西川曰：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正君子所樂，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君子有三樂節

父母俱存節。蔡虛齋曰：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若空空說箇俱存無故，只是徒僥倖於天數。何樂之有。○此條本蒙引而衍之，極是翼註，亦謂蒙引此語最佳。存疑乃謂蒙引以

孝弟入說未是亦拘矣。

仰不愧於天節。丘月林曰：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於人無作。即大學所謂自慊是也。○程子克己之說是推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節。樂天齋翼註曰：天下二字要看見非一鄉一國之善士也。

君子有三樂節。四書脉曰：末節申上三節要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含不同。

廣土衆民章。吳因之曰：廣土章是爲不得行道而發，不。是爲推明所性而發言道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行與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聽其自至便了。豈以是爲欣戚哉。此亦吾何爲不豫之意，但彼以道不終窮言。

此以所性至足言。○佐案張羽臣曰：聖賢學問內重外輕。他處將性分勢分對說，其重輕易見。此章說廣土衆民則澤及一國，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澤及天下，都是性分內事。唯其爲性分內事，所以君子欲之樂之，且晬益生色與那所欲所樂事業非有大小。嗚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只是一齊到底如何却說所性不存，蓋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也。

廣土衆民節。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也。○翼註曰：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慶源輔氏謂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存疑亦主此說。雲峰胡氏謂所性在所樂之外，二說似不同。然實不相背。輔氏是正意。雲峰乃分

言之耳

中天下而立節。翼註曰：中天下而立。詞雖指建都。意不重建都。蓋其意只要見得是有天下者。不徒偏安於一隅耳。○又曰：定四海之民。有兩說。一說定字只是歸其統御。一說定字便主政教言。前說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與註相合。○按蒙引主前說。蓋註意自在言外。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節。賽合註曰：此論性體本無加損。非是君子之性不加損也。○按大全蒙引存疑。諸家都如此看。○又曰：凡物可加損者。必其初之不足或有餘也。這箇性是。天所分與本渾然各足。吾人合得之分。便已一定而不可移易了。所以外來窮達。都不得加損此性也。○張彥陵曰：纔說性便見分。纔說分便見定。

纔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要知唯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處爲定。○翼註曰：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不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賽合註曰：須知末節與分定節非有二意。但上只指其概。末節言上節之蘊。○按末節雖就君子定性上說。與上節言性體之本然者不同。然不重在定性上。只是發性之蘊耳。與上節不作二意看也。玩註可見。○翼註曰：所性分定。人人有之。獨君子根心生色者。分定如樹木種子。根幹花實已無不包。根心生色則種於地而生者。亦不過盡其分耳。○四書脉曰：根心須照分定說。唯合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

智種種含在這裏觸之而生意自滋滋欲流故曰生色。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生色雖由於根心。然亦不必專重根心。○賽合註曰。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張彥陵曰。要知到根心地位。亦據見成說。○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性與人同。君子能使仁義禮知根於心者。此中却有工夫。○附存疑曰。根心生色。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四體不言而喻。大而化之之聖也。○按睥面益背四體不言而喻。大全蒙引淺說翼註說約因之。睡菴諸家皆不作兩項看。存疑不是。○楊霍林曰。睥字益字當著在仁義禮知上論。不當著在面字背字上論也。○翼註曰。清和不粗糲也。潤澤不枯槁也。此俱不死煞在形迹上認。須在德之生

意寓於形者講。○附蒙引曰。仁義禮知根於心一條。意似是爲窮居不損言。若自大行者言之。則爲仁義根於心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按蒙引此條甚拘。○吳因之曰。末節語氣。全是形容在我者。有大可欲。大可樂意。蓋以此壓倒在外之勢分也。此章全是把在外之遇與在我之性。兩相對。故吾道大行。究竟亦是性分內事。却在此處。便認作外面看矣。

伯夷辟紂章總旨。吳因之曰。玩通章口氣。第二節正爲下節張本。三段俱當重看上句。至足以衣帛。足以食肉。足以無飢等句。宜輕。○吳因之曰。旣言善養老。則仁人

歸復詳其養老者不待家賜人益甚。是易行總是欲當時以善養老意。○按易行意本蒙引翼註已非之。余初誤收。

伯夷辟紂節

五畝之宅節 吳因之曰第二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三句根本。○吳因之曰樹牆下以桑。專重文王講言文王因牆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夫蠶之用焉。五母雞二母彘亦重文王。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節 吳因之曰制田里即五畝百畝之謂。教樹畜即樹桑雞彘之謂。導妻子即匹婦蠶匹夫耕之謂。導其妻子與上二句為一類。不可獨把此句連

屬下文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恩亦有所遺。安能使無凍餒哉。大抵此節全憑著非家賜而人益意發揮。乃得本旨。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益正在此處見得。○張彥陵曰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鍾完嬰曰文王善養老必從分田制里說來者。蓋二老以天下為心者也。使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故而就其養明矣。故以善養歸之文王也。○鄧子孺曰所謂二字即指太公伯夷所稱來。○翼註曰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無失所極輕。○王觀濤曰此之謂也謂字打轉首謂字為是。此字指制田里四句。○又曰愚玩註意只言其別



於小惠耳。易行意原無。

易其田疇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是足民即所以仁民耳。○呂用晦曰：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下仁字只當有恆心三字耳。三節只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不止易薄四句矣。

易其田疇節。四書家訓曰：田疇荒蕪則難為常耕耘則易治。故以治為易。○翼註曰：薄稅只是什一非又減也。○首二節講家皆以開源節流說固是。然與大學開源節流却異。大學開源節流皆就上人說。只是此章首節事生眾為疾。所謂易其田疇也。食寡用舒所以薄其稅斂也。此章次節意乃大學所無。

食之以時節。張彥陵曰：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等類是也。然饗飧燕享亦包在內。禮主品節不主吉凶。賓祭兼豐儉異制。老少異宜說。○王觀濤曰：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翼註曰：食以時用以禮皆教民如此也。○又曰：財不可勝用是富者不復貧。○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治奢之法莫善於禮。禮行則奢自息。咸知崇儉而不知推明先王之禮以教天下。蓋未聞孟子此節之義。○王三原曰：上之人自能節儉方能教人節儉。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翼註曰：至足矣矣字作故也二字。看下當接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不足耳。方起得下文。○張彥陵曰：民焉有不仁句是反跌。

語意不重在仁民上。見得民足自無不仁。世主欲民之仁。不可使之不足耳。○說叢曰。仁字不由教化來。仁是人的本心。生養既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教化又後一層。○大全辨芑山張氏曰。禮義生於富足。卽管子衣食足而知禮節之說。然歷觀古今。每有上失其教。雖富足而流於淫侈者。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總旨。顧涇陽曰。此章大旨。只是眼界欲空。脚根欲實。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節。吳因之曰。一節俱是形容其大。非實著其大。○又曰。登東山二句。言孔子已走在極大的山上去。便視下皆小。孟子主意。只是言所處之大。不是言所處之高。朱註言高。須活看。○翼註曰。東山不及

太山之高。在聖道却無兩樣。不必泥。○張彥陵曰。上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下二句就人所見上言其大。但玩白文故字。唯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來。○翼註曰。視下益小。視字要看。蓋孔子非蔑視國與天下。但據地位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盼者。○附蒙引曰。或以孔子一讀而謂大註聖人正指孔子。不知何據。不肯說孔子登山。不知若說孔子登山。便何害。○又附淺說曰。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按麟士謂孔子二字一頓。極是。蒙引淺說俱不是。蓋登東山太山原非孔子實事。故頓說爲是也。又此章聖人卽專就孔子說。亦不妨蒙引淺說泛說者。亦非也。○又附蒙引曰。此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爲

言者非。○又附淺說曰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句固非蒙引淺說謂登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山二句是形容說。正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張彥陵曰難爲水不但溝瀆卽江淮河漢皆爲支流。難爲言不傷曲學卽諸子百家皆爲唾餘。○寶合註曰難爲言此言亦見道之言但不免有偏。聖門吐詞爲經無非天命人心之正故難爲言。

觀水有術節。淺說曰人徒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翼註曰有明非對有術若欲對得整齊必添數字云。觀水之源有術必觀其瀾。觀日月

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又曰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照。○四書家訓曰其光無不照比大是矣。濶解湍急何以比大水一湍急而出必至洋溢無窮故亦曰大。○吳因之曰聖道如何大謂其統括得全而於古今之道無所不包於天地之道無所不統是也。聖道之本何處見得。目如中庸至聖章生知四德溥博淵泉而時出皆所謂大而至聖則其本也。至誠章盡人物參天地贊化育皆所謂大而至誠則其本也。蒙引以泛應曲當爲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爲聖道之本。如此是把大與有本分作內外兩項不知大兼內外不專指在外。唯本字則似以在內者言然只大概渾淪說爲是。○因之比條亦不是。已

已四月改正

流水之爲物也節。徐岩泉曰：學者全在志，有志則以漸而進，志一放倒，便日退矣。故曰：君子之志於道。○翼註曰：志於道，道卽大而有本之聖言，志字亦不可忽。○附吳因之曰：成章正按上觀瀾節，後達正按上登東山節。○按因之說不是，翼註得之。○翼註曰：不成章不達，從來說不玲瓏，愚見曰：成章是就其所造地位成一段精彩，其本猶未拓而大猶未完也。譬如由賜成其爲由賜，冉閔成其爲冉閔，皆可言成章，必如孔子方可言大。雖曰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雖曰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此與中庸致曲而形著明意正相似，水之盈科滿一坎進一坎亦是如此。○又曰：達字不可死煞說，達於聖道。

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六箇階級善成其爲善，方達於信，信成其爲信，方達於美，此皆可言達也。若說漸達至聖道却無妨。○徐岩泉曰：章卽闡然日章之章，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渾淪，故言大。○賽合註曰：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在簡成章向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尊其所聞，日進於高明，此知之成章也。由是而之焉，博觀於萬變而可見道之大矣。靜驗於一貫而可見道之本矣。行其所知，日進於廣大，此行之成章也。由是而之焉，積小以高大，可以盡道之大也。執簡以馭煩，可以握道之本也。狂之期許甚高，自成其章而非君子所謂章也。君子必循循俯就範圍而後乃深造自得，循之持守甚嚴，自

成其章而非君子所謂章也。君子必應聖從事於高深而後乃積厚流光。壬申七月○附茂說曰：成章前面有許多工夫在言必至成章之地方可達聖人之地，非謂學者當自成章始也。所以必說成章而後達者，蓋成章是下學工夫盡頭處，未到此是工夫猶有欠也。或者不知孟子勉人盡力以求其至之意，謂成章是一節過一節而立為善信美大之說，非也。○附蒙引曰：不成章不達，大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天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又附蒙引曰：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有不自覺其至者矣。○沈無回曰：

顏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而起章總旨。吳因之曰：天下道理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跖兩途，而相去之遠所爭只毫末。○翼註曰：通章重一開字，末節特自首節看出，非推其所以然也。過文只云由是觀之。

雞鳴而起節。翼註曰：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為善為利，便舍得日夕不已意，二為字有主念言者，拘雞鳴時說也。有主事言者，不拘雞鳴時說也。亦兼得。○四書家訓曰：起非睡了起來之起。○大全辨嘉善陳氏曰：慈寧為三字，大有經筭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伊川謂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愚謂為一身計較。

是利爲天下計較是善譬如從心不踰矩周公豈不到此地位觀其兼三王施四事曉暮躊躇蓋雖聖人須如此仔細詳審方無一毫誤天下蒼生不得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冥然一概何思何慮也○張彥陵曰爲善爲利只是向善向利的念頭耳不必說到作爲上○又曰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又曰莫說錯走路頭方是蹠卽時時在善念念是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爲蹠終身品格始自雞鳴一念奈何不慎○舜之徒蹠之徒存疑以積漸說大士以當下說可兼用○陳大士曰舜者天下之絕善也蹠者天下之絕惡也而顧分於雞鳴之一念善利之閒何也吾以爲當下一念之善卽全舜矣當下一念之利卽全蹠矣後有轉焉

者耳未轉時雜之舜蹠之中無舜也後有甚焉者耳舜蹠未甚時以此雜之舜蹠之中無舜也一念善與利甚微而舜蹠已具一時善與利甚細而舜蹠已分

欲知舜與蹠之分節 翼註曰欲知舜與蹠之分亦承上

舜蹠之徒來非正較舜蹠也○四書家訓曰無他非不

在他事也言不在利與善究竟處分而在利與善閒處

分也○說叢曰閒字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中華悖此

則夷貊矣○翼註曰分字正應閒字分兩路分開也閒

者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最懇切

作文只當體此意人心本有善無利講語亦要有分曉

有低昂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纔

謂之閒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

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  
卽從此分。卽是分於善與利之間。○按翼註說開字甚  
明。蓋開原是中閒之閒。但不可泥爲善利未決之時也。  
玩存疑是如此。睡庵因之便謂閒非中閒。恐非。

楊子取爲我章總旨

張彥陵曰。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

此獨兼言子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  
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蒙引因之。皆如此看。  
○樂天齋翼註曰。楊墨之賊。與吾道角。子莫之賊。竄入  
於吾道之中。○管東溟曰。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  
之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一途。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  
子莫三種而已。此外此便是功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  
楊子取爲我兩節。張彥陵曰。爲我與世人之自私自利。

者不同。楊子見得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而吾事畢

矣。取如取必之取。

此說背註。賽合註。關之甚是。

是楊子立意如此。舊

作僅足解。則孟子斷之之詞似非。○翼註曰。爲我與爲

已不同。爲已。是脩己。爲我。只是自私。○又曰。爲我。是一

種學問。不是泛猶世人之自私者而已。此意難識。○又

曰。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

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

斷論子莫者一般。○四書家訓曰。在楊墨方自以爲是。

肯云爲我兼愛乎。○不拔一毛與摩頂放踵。不是形容

其爲我兼愛之至。乃言楊墨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

主兼愛。便不復顧已。正說他執一處。要與猶執一也。相

關○四書家訓曰。楊子以人人自爲則天下治。墨子以人人不自私則天下治。俱亦有見。但其見偏執耳。兼愛非博愛。合親與疎一樣用愛也。○小註以楊子爲失之不及。墨子爲失之太過。此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二者各兼過不及。

子莫執中節。翼註曰。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大全朱子云。中庸言擇善而不言擇中。此段不是中字善字。似不當如此分別。○鄒南阜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爲時。孟子發之爲權。○此章權字與論語未可與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任理之心。

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看。對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

所惡執一者節。翼註曰。所惡執一者。兼楊墨子莫。○姚

承庵曰。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楊子一執爲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自爲者。悉非。此即蒙引說。較亦不相背。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已。而併其所以爲人者。悉非。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爲中者。悉非。故說舉一而廢百。蓋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不當止以賊仁賊義賊時中分說。○翼註曰。賊道且虛。勿如註中說透。舉一廢百。正是賊道處。○按翼註曰。時當爲我而爲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不可用。蓋爲我兼愛。是曲學名目。按翼註甚拘。只依大全南



軒張氏說可也。

飢者甘食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害處。蓋人心之初。本是湛然無物。澄然不累。能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依舊是太虛清空。吾之心一聖賢無欲之心也。心聖賢之心。豈不為聖賢之人。故曰不及人不為憂矣。蓋通章總是論心。

飢者甘食節。徐若泉曰。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作兩項。比擬非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害心處。究其極也。○飢渴雖亦是貧賤中一節。然此處只是喻言耳。何得如此。呆講此謬本。新安陳氏。○張彥陵曰。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又曰。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脚。

○翼註曰。人心亦皆有害。新說云。人心亦為飢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為是。若欲渾融。但不明用貧賤字面。暗說貧賤意可耳。○按淺說明用貧賤字。亦何妨。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節。翼註曰。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按翼註此條與註極合。然又有一條云。不及人不為憂。如聖人之忘欲。賢人之遏欲。此亦可以企而及也。則又似說到將來矣。看來兼說似亦可。○張彥陵曰。要從親身經歷說來。大凡吾人心體。原自潔淨。然身處境外。而談空說妙。亦只是掠虛頭。漢實落置身於貧賤。而此念淡然。不生矍趣。此非方寸中見得真守得定者。斷斷不能故。

曰不及人不為憂矣。此處莫輕放過。正是刀鋸鼎鑊學問。○賽合註曰。及人兼識見涵養講。此與附以韓魏之家節同意。一是不為富貴所加。一是不為貧賤所損。不及人不為憂。即過人遠意。但及人語氣與過人稍差。柳下惠章。翼註曰。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唯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賽合註曰。欲得三公時。貶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收平時之介以保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

有為者章。蒙引存疑。淺說俱云。此章兼為治為學說。而大全朱氏公遷則云。此章勉人進學之詞。蓋公遷所謂學乃大學之學耳。兼明新在內。勿泥看。○翼註曰。辟若掘井句。且虛。正意在棄井後大發。○附顧麟士曰。首句

掘井宜一頓。必要及泉。已在其裏。下及言之。○按蒙引淺說翼註首句俱虛說。麟士不是。○徐岩泉曰。泉者水之源頭也。○按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並無源頭之說。○翼註曰。猶字宜玩。見得况未至九仞者乎。

堯舜性之也章總旨。四書脈曰。此章不重辨帝王之安勉。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偽。○翼註曰。此章當以有字貫。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能真有者。獨五伯則非有而託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入堯舜之道耳。

堯舜性之也節。翼註曰。三之字俱作道。道不外仁義。○吳因之曰。湯武身之也。與湯武反之也。要說得有別。蓋性之與反之相對。只是安勉兩意。此處把性之身之與

假之相對則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的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已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翼註曰：五伯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此說仁義全說得粗了。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久假而不歸節。四書脈曰：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講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借尹立論。所以立人臣不軌之防。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節。翼註曰：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

賢者之為人臣也節。翼註曰：玩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

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可不。可俱泛說。

有伊尹之志則可節。張彥陵曰：志字重看。即所謂無利

天下心是也。然此志亦非臨事辦得全體精神。正在不

與不取弗視弗顧中培出。○徐做弦曰：伊尹心事如青天白日。篡竊之徒自不敢以尹藉口。且伊尹借亮陰之

義而放之桐。此又是一層意亦非明言其為放也。霍光之舉。所以為不學無術。

不素餐兮章總旨。樂天齋翼註曰：此章深著國家陰受

君子之益。見非無功而食之意。蓋君子仕之功顯而易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張彥陵曰：此章以功字為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

素餐之論原非要君子必耕而食。即傅食諸侯爲泰意。不素餐兮章。公孫丑之問。只是彭更之意耳。註兼陳相言者。是極其弊而言。南軒張氏以許行爲說者。亦是極其弊而言。○四書家訓曰。用之用其言。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又曰。富字不專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從後說。○按榮字二說。兼用爲是。○翼註曰。其子弟從之。只是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

士何事章總旨。張彥陵曰。舉世溺於功利。而士獨以仁義爲志。

士何事節。賽合註曰。王子以何事爲問。亦不耕而食之意也。末句大人之事。與士何事字相應。看見得尚志。

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所事。勿謂士無事。而唯有志也。○四書脉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汗。齷齪也。此已包得下節意。

何謂尚志節。翼註曰。講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志。○盧未人曰。殺一無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方說尚志。○盧說畢竟非正。近艾子。子又以殺一無罪四句。與居惡在四句對。謂上四句是充之於至盡。下四句是出之以至安。尤乖謬。○又曰。舊說殺無罪四句。謂志中籌度之語。曰。我若得志。必不爲非仁義之事。則此句已說盡尚志。更不消居惡在四句。○此蓋正說也。淺說主此。○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殺一

無罪不是小事。但對大者言。而謂之小耳。存疑末條須善看。○賽合註曰。大人註明解公卿大夫備字。註明云。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新說。不肯依註。謂備具備也。卽萬物皆備之備。不是預備他日大人之事。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今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年經綸。卽他年之大人。卽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了盡無欠。此說亦通。但與註背。只依舊說爲是。○按玩賽合註說。則大全辨苞山云。備字兼豫備全備二意者。誤矣。○賽合註曰。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蘊於已是體。措於民是用。○按此與大全南軒說不同。乃是深一層看。非正解也。南軒是正解。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張彥陵曰。玩本文兩信

字只因世人被他瞞過。特爲點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眩。君子之公論難逃。○李毅侯曰。世之廉仲子也。謂其辭一世家也。而吾曰。此小節也。不寧唯是。縱使仲子辭不義之齊國。而人皆信之。吾猶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非大節也。則以亡親戚君臣上下故也。○按仲子實無讓齊國之事。特固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翼註曰。仲子略讀住。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九字連讀。○又曰。人皆信之。要理會下文大節字。如云。齊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賽合註曰。據註以舍簞食豆羹爲小廉。以亡親戚君臣爲大罪。解甚當矣。新說却病。註中罪字。小廉字。不是。○翼註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亡親戚

君臣上下者。○又曰信其大者。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爲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爲大節。今只虛虛看。但把信其大節其字改作爲字。意方融。○四書脉曰奚可哉。只以亡倫意發。

舜爲天子章總旨。李衷一曰。此章只因把情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然各盡中却有相成之意。○卽睡庵之意。○吳因之曰。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心對事看。蓋事則畢竟還有變通。○須知湯武之於君。周公之於兄。仍是竊逃之心。周官之議尊。議親。仍是執之之心。○徐微弦曰。周官八議自有議。西序議親二項。臯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耳。衛輒唯無此

心。故行得全錯。○須知衛輒雖不拒父。亦難免君子之誅。何則。其心猶知有國也。

舜爲天子節。翼註曰。首節是綱中三節言臯陶之執法。末二節言舜之全親。首節則如之何。兼舜與臯陶。註可據。○據淺說講。則如之何。亦兼舜臯陶。麟士乃謂此如之何。似只問臯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大謬。

執之而已矣。四節。執之而已矣。南軒及淺說因之。俱明說是執瞽瞍。而翼註。養合註。脉則俱云。只是執法。非執瞽瞍。看來卽作執瞽何妨。○吳因之曰。講執之而已矣。不可直說臯陶去執瞽瞍。是孟子模想當日守法之心。言臯陶惟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矣。講末節亦不可著實。是孟子模想當日愛親之心。言舜唯知有父。縱使

天下之大且不暇計矣。○四書脈曰：執賧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法中不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身撓國憲，則情中未始無法。○按存疑言此章未粘著人情上，而此以竊逃爲情者，此所謂情乃淺一層看。○竊負而逃，依南軒說似在既執之後，而翼註則云須在未執之先，看來本無實事，何可兼說。○樂天齋翼註曰：遵海濱而處，去之遠是於法無所訛，非法不能加之說也。○翼註曰：時講云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愚謂棄在未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本不同，亦何必分心與事。○吳因之曰：此章未論到事爲委曲處，蒙引就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耳。○溫公曰：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諧其親，使之廷於

善而不至於惡也。舜爲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爲舜乎。○此與蒙引所疑同，但蒙引則疑在臯陶不當以人臣而執其君之父，總皆不如大全朱子及存疑之說爲精。又蒙引所疑在大全南軒已闕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總旨 沈無回曰：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卽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翼註曰：通章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

孟子自范之齊節 翼註曰：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此居養二字單就位尊祿厚者言，非兼尊

卑厚薄言。○又曰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吳因之曰居而有異於人之居則必足以移氣。養而有異於人之養則必足以移體。○居養照註只就祿位上說不兼廣居意。蓋此句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吳因之謂居移氣二句特爲廣居而發不爲王子而發殊不是。○翼註曰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又曰盡猶概也。一概是人子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節。四書脈曰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翼註兩節文勢一貫下猶云王子夫非盡人之子與且其宮室車馬衣服又豈不多與人同與而氣體若彼異者何也其居使之然也。

○張彥陵曰廣居不必添出仁字。○卽添出何妨。

魯君之宋節。翼註曰呼字貼命令意不拘定是傳呼。○又曰此非吾君一句是訝詞非疑詞。

食而弗愛章總旨。翼註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卽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卽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此章據蒙引則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指諸侯說。據淺說則似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說。據翼註則謂通章俱是泛說而暗指諸侯。然愚意通章皆明指諸侯似亦無不可。姑俟再定。

食而弗愛節。翼註曰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



重敬上。又曰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哀其窮而救之或喜其可親而昵就之未有崇重意敬則有尊德樂道意

恭敬者節 翼註曰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恭敬而無實節 翼註曰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

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慶源輔氏在下者一段是餘意蓋正意是對在上者說

形色天性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示人以誠身之學把聖人立箇樣子玩惟字然後字都是勉人希聖意凡言聖人有因人不求至於聖而言者如此章及規矩方圓之至章是也有因人高視乎聖而言者如曹交章

是也雖意亦相通然須知其各有所主

形色天性也節 無能子曰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平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徐自溟曰堯舜性之純是天性不見有形色湯武身之則即形色以會天性○西書家訓曰愚不肖視爲血肉之粗戕此性於形之中賢智又高談性命墮體黜聰雖此性於形色之外○高中立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實從件又便是踐口之實明作哲便是踐目之實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實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然則一一踐之乎非也性具於心心具而衆體從之斯爲踐形而已矣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繫其性形色雖具乃却空缺虧欠也

○朱子解天性以所以然所當然貼說而蒙引曰天性是自然之理自然與當然有辨天性須用自然字貼解看來自然之理即當然之理不必拘

齊宣王欲短喪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為主喫緊在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一句○翼註曰朱註以至情二字為主即孝弟是也○四書家訓曰前半是主後半是客○吳因之曰此章先要看得短喪重然後見教以為期之不可先要看得終兄重然後見得教以徐徐之不可須在言外會意通章大旨只是說為期非所以教短喪全重責公孫丑不重責齊王猶論終兄全重教終者不重終之之人論王子全重傅之為王子請者不重王子終喪須看口氣明白

齊宣王欲短喪節 翼註曰欲短喪尚未定也○附賽合註曰宣王短喪未必短為甚故丑教以為甚猶愈於不為是長君之惡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按蒙引說宣王欲短為期從蒙引可也

是猶或終其兄之臂節 翼註曰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終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終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終矣無人說破此意

王子有其母死者兩節 翼註曰王子二句記者之言○吳因之曰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傅之請數月者何如丑蓋欲誣傅以自解耳故下

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  
教短喪者之非亦歸重丑身上去講謂夫句全要緊根  
註中我前所譏意發乃於謂夫字面有著落○是欲終  
之看來還是終三年之喪不是終既葬而除之喪玩淺  
說亦如此蒙引似未是余初誤收○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翼註曰一則數月亦可以爲厚爲其有  
孝弟之心一則期月亦所以爲薄爲其無孝弟之心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玩所以字  
見得因材而施其機權其中有多少委曲成就的意在  
○翼註曰五段平看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  
○又曰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  
教○四書脉曰要得不倦意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翼註曰時雨化者雖兼天資學力  
而註重學力邊○張彥陵曰此只重教者點化上不重  
學者能化上○翼註曰上達兼知行

有成德者節 翼註曰成德達材據小註是天資純粹有  
德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別乎時雨化  
之也新說大註旣以冉閔由賜爲例焉得全無學力乎  
亦通○看來可兼用○翼註曰達材要重範之以正意  
存疑所謂使之就理與時講所謂矯偏歸正皆此意也  
如子路之勇可使治賦非材乎但他有涉於血氣便是  
不甚正處若不矯其不正則必至於暴虎馮河不可與  
行三軍而其用反不達矣故頌要矯偏歸正○附四書  
脉曰達者誘掖開導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通變者使

之通變也。○按脉兼通變言與存疑翼註稍異。

有答問者節。小註謂答問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四書家訓曰：疑而問者為之決其疑。蔽而問者為之開其蔽。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者則翼之使行。○翼註曰：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有私淑艾者節。張彥陵曰：按淑艾自是兩意。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翼註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又曰：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

此五者節。張彥陵曰：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甄

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又曰：誨人不倦君子之心曲成不遺君子之教。

道則高矣美矣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

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鼓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又曰：貶教與漸進不同。漸進者寧學聖人而未至。貶教則舍此至善之矩而別求卑近易行之說矣。故下以改廢繩墨變其鼓率為喻。○又曰：在匠羿則繩墨鼓率是法。必待善用繩墨善用鼓率者而後有得心應手之妙。在君子則致知力行是法。必待善會悟善體驗者而後有盡神體化之妙。故朱子云：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妙在法中。善用法

卽妙矣。末節能者字。正與次節拙工拙射反對。拙工不善用繩墨者也。拙射不善用設率者也。能者善會悟善體驗者也。

道則高矣美矣節。翼註曰。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吳因之曰。高美卽下註得之之妙。○張彥陵曰。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卽形容其高也。○翼註曰。宜若登天然二句。無兩意。宜若上要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者觀之。方與下彼字應。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節。四書家訓曰。繩墨匠之法。設率射之法。此匠羿教人所必不能改變的。講此便要舍法中之巧。俟人自悟意。兩箇拙字與後能字相反。

君子引而不發節。張彥陵曰。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

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於不言之表。蓋無所爲高無所爲美。

此是深一層說

但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從耳。翼註曰。

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俱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竊字義。方切題。不可誤認。引爲引誘。發爲發明。○又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重躍如邊。夫旣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朱子以道理活潑潑地解躍如。以妙處不容說解。不發似不差。然存疑謂其不是者。蓋此節俱主教言。朱子之言。乃似主道言。乃是君子之教。所以然之故。非正解也。故存疑以爲非是。

○四書鏡曰：不發何如能躍如也。蓋道固不囿於法而實不離於法。非下學人事之外而有所謂上達天理之功也。中道而立，立字正所謂脩道以立教也。中字即於上文二句見之矣。從之者得意於法之中也。○翼註曰：中道而立，緊承上言君子之教引之而有不發者存，固非不及而易從，不發而有躍如者，寓亦非太過而難從。一中道而立耳。中道雖兼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邊。當引起非易在前。○又曰：立字極有味，是箇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他。○又曰：能者是善學者從之，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與之一看。君子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一箇地步，豈不是

與之爲一。○又曰：能者從之，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未如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四書家訓曰：中道，即編墨鼓率，立即不改變也。○賽合註曰：中道而立見非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能即是悟對拙字看從之。對上不可幾及看從則及之矣。○吳因之曰：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閒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翼註又曰：中道中於道也。註云無過不及之名，謂固無不及於理亦無大過於理，正中於道而立也。人都不曉認作大中之道意，却於而立二字文理不通。因之翼註此二條不定。○徐倣弦曰：說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甲寅八月十四重定。○不倦竭兩端三隅反而復，俱是引語上言性天道時雨。

化呼參語。顏雖似發。然却不全由教者。俱是不發。無行不與時行物生。俱是躍如。能與人規矩。是引不能使人巧。是不發巧。卽在規矩中。是躍如。○過者能俯而就。方是能者不及者。能仰而企。方是能者。王申此章甲寅因評蘇紫溪末節文重更定前所錄不可盡據。

附蘇紫溪末節文評。一不發小註以雖啓其端不竟其說爲解。蒙引謂與大註之意不同。蓋旣授以學之之法。則非只啓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八條目諄諄不倦。特未嘗告以得之之妙。卽所謂不發也。荆川文以一隅方舉兩端。方竭並言。似欲兩用小註蒙引之說。○註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玩此則是因中道而謂之非難非易。不是因非難非易而

謂之中道也。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甚明。荆川以形而上形而下。貼中道。亦是指其無過不及者言。蓋無過不及之中道。形而下者在是。形而上者卽在是。此所以非難非易。嘉隆以前先輩之說都如此。至吳因之講意。則云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間。非如大中之說。依此二家之說。則是因非難非易而謂之中非大註意矣。○因之諸家所以將非難非易作中道正解者。緣公孫丑是欲孟子貶教。不是欲孟子貶道。貶道者以高美之不可及。而欲另換一道。貶教者以高美之不

可及而欲盡情發出與他欲貶道則宜以大中之道不  
可貶者告之欲貶教則只宜以非難非易不必貶者告  
之所以如此解也不知教之所以非難非易正以其道  
之大中也言大中之道則非難非易可見豈可卽以非  
難非易爲中非難非易意自當補在中道而立之外中  
道而立猶論語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上文躍如  
也猶論語所謂吾無隱乎爾徐做弦云言躍如而不言  
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  
最爲得解若直以非難非易爲中則仍無形無影  
天下有道章 翼註曰此章上節爲下節而發殉字要刻  
畫有味卽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相  
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又曰有道無道當側看

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卽不幸  
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  
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  
多○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爲主也殉人是以人  
爲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爲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爲主  
榮辱之權在人○賽合註曰註中身出在有道內道屈  
在無道內翼註同○張彥陵曰未聞口氣有太息當時  
意在○翼註曰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旣曰殉人則必枉  
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滕更之在門也節 翼註曰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卽  
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  
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



何也。

挾貴而問節。翼註曰：五問字俱是問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件。不是以貴賢等件顯之於問也。○又曰：賢字淺看。○四書脈曰：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張彥陵曰：故有二說。一是故舊。一是故家。○大全翼註皆只主故舊言。○翼註曰：皆所不答也。要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吝教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大意只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已以處事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爲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四書脈曰：此章須以處事待人修爲三者開說。以怠心忍心躁心點之。○四書家訓曰：三

項各重上句下句意。就在上句內見。○張彥陵曰：愚謂不可已而已者。漫不事事。是清靜家一流人。其所厚者薄。慘刻少恩。是刑名家一流人。其進銳者退速。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是更張無漸一流人。

於不可已而已者節。四書脈曰：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處。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已。所厚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可知。故無所不薄。○翼註曰：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其進銳者其退速節。存疑翼註俱云進銳退速不可專主爲學。只用修爲渾融。唯淺說專主爲學。言此本大全。

勿軒熊氏甚拘。○王觀濤曰：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討久。○張彥陵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圖彼之謂。○四書脈曰：進銳者詎不自擬有進無退，不知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必且未幾而倦勤，具退速矣。○雲峰引過猶不及來解進銳退速，似非正解。

君子之於物也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

總是君子用惠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申上半節註中序字，卽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賽合註曰：此章是一反一正，過文不用何也，作轉語。

君子之於物也章

翼註曰：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

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又曰：前兩而字作然而，一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張彥陵曰：愚意天地萬物雖有親疎內外，然莫非同體，而吾心稍生分別，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閒。物止曰愛，民止曰仁，似乎有所分別，其間不知因物付物，不惟親疎內外各得其理，正所以全其同體之心。若混而同之，墨氏兼愛豈獨薄於吾親，并不成其仁民愛物矣。此正是私意作障，妄生分別處。○吳因之曰：施恩本是好事，却用不得其當，非惟不足爲恩，反以成其惡德。親疎倒置，貴賤異等，其究且窮焉而不可繼，必至無恩而後已。至誠之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只在此處。

調停得好。○四書脉曰：非有所隔而不能流，亦非有所  
靳而不欲盡也。○徐倣弦曰：天地閒理一而分殊，理一  
則齊，親疎合貴賤而不嫌於同，分殊則明親疎辨貴賤，  
而不嫌於異，同則無爲我之私，異則無兼愛之失。○附  
翼註曰：新說云：固是用恩有等，亦要見親親爲大意。蓋  
君子於物則愛之弗仁，別有用吾仁者在也；於民則仁  
之弗親，別有用吾親者在也。所親者何在，惟親而已。至  
於民止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  
親尤異也。○按此說不可從，通章只是說施恩有等，不  
必重在親親。

知者無不知也。節。翼註曰：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  
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

知者無不知也。節。翼註曰：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  
邊，俱屬待人。○賽合註曰：此四句只論仁智之理，非論  
兩等人。○附四書家訓曰：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之全  
體言，不可著用說，若就用說，恐是偏了。○按卽著用說，  
亦何妨。○翼註曰：當務空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  
其時事不同。○又曰：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  
字。○又曰：親賢之爲務，五字對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  
字。○四書脉曰：急字重看，聖人唯曰不足之心，卽旣務  
旣親之後，而其心急無已時。○張彥陵曰：要知急先  
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  
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  
○張彥陵曰：仁知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知無不愛的樣。

子。○又曰。把堯舜提醒處。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知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必務哉。○徐徹弦曰。不徧物者。不泛置其心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養吾之知。以爲兼照之資。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智者也。不徧愛人者。不濫用其恩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全吾之愛。以爲博施之資。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也。○翼註曰。徧物。卽徧知天下之事。

不能三年之喪節。附翼註曰。末節乃不知務的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如所惡於上一節。是緊矩模樣。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虛活活說。言外找出。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按翼註。看末節與淺說不同。淺說是

也因之亦云。此之謂不知務句。就仁知說。○喪服飲食註。雖以輕重大小分貼。然似可互用。故新安陳氏止用大小二字總貼。○吳因之曰。道散於萬固。隸首所不能算。而窮年所不能窮也。若不得其要。只泛泛從事。便茫無頭緒。故孟子論道。每每推究要領。使人可下手用功。此喫緊爲人處也。如知者無不知。及仁之旨。豈毋輕放過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知者。當有其要。末處知務二字。是一篇綱領。謂之知務者。言只檢喫緊去做也。

孟子

困勉錄卷十三終

困勉錄卷十三 盡心上

五

字只一為離。既隨之。既終。皆言只。對。與。梁。去。始。也。  
 既。此。章。只。以。言。此。事。以。下。以。皆。言。自。其。要。求。而。終。一。  
 此。則。梁。為。人。也。也。吸。吸。皆。無。不。映。以。下。之。言。豈。非。轉。以。  
 無。而。離。姑。孟。子。篇。首。每。其。對。於。梁。對。人。而。下。乎。且。也。  
 莫。而。梁。乎。也。不。滿。道。以。其。不。得。其。要。只。以。對。對。事。而。梁。  
 大小二字。懸。想。○吳。因。之。曰。豈。謂。以。萬。國。特。首。而。不。論。  
 其。輕。以。對。重。大。小。公。視。然。以。何。且。用。姑。梁。支。則。因。出。用。  
 此。因。之。衣。衣。此。之。豈。不。映。終。以。梁。下。映。終。○喪。則。論。會。

孟子講義因勉錄卷十四

盡心下

不仁哉章總旨 賽合註曰。此舉惠王之不仁以為戰爭者。傲。○按此章只是言不仁之禍。其始及於疎。而其終遂及於親。不重務本意。

不仁哉節 翼註曰。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末補惠王出來。○張彥陵曰。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翼註又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及字如此認意。○又曰。看來以其所不愛邊。固當虛說。即以其所愛邊。亦未可遽用親親仁民愛物填講。蓋此一邊若講太明。則彼一邊只反觀之耳。公孫丑何勞問乎。

公孫丑曰何謂也節。賽合註曰何謂也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張彥陵曰惠王之意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敗也。後來太子申被擄而死却似驅以爲殉一般。○又曰按子弟雖尤愛於民而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逾重在子弟要曉得糜爛其民固爲不愛之土地卽子弟之殉亦只是戀此土地而復戰非爲民復仇也當以民與子弟總屬愛而單以土地屬不愛。○賽合註曰據註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此正解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新說不肯依註謂人情所最愛者莫如子弟以土地之故沒要緊將自家子弟殉之豈不可惜之甚所愛以子弟言所不愛以土地言若依註恐太緩

些予謂此說亦通但不合背註只依註更有理。○圈外註仁人之恩四句一以內外言一以親疏言互文耳。

春秋無義戰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意在尊王

春秋無義戰節 按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

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爲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又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卽書爵書字者亦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僭王問鼎者罪迹昭然而不與以義之實卽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亦不貸以義之名。○翼註曰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子泛論理。○四書脉曰註擅興字勿用恐犯末節。

征者上伐下也節 翼註曰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是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 盡信書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此章舊謂概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非是本旨孟子全為當時好戰嗜殺往往以武成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自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翼註曰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按呂晚村謂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為主則武成只是一證以武成為主則讀書只是引起

盡信書節 張彥陵曰書非真可無只是見盡信之不可也蓋為泥經者發 翼註曰要說透如何反不如無書

蓋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為口實假之以文姦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也

吾於武成節 翼註曰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 又曰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徐倣茲曰獨言武成者蓋湯之伐桀猶止於放若黃鉞之秉太白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自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過辭文之天下萬世或疑牧野之舉非應天順人者特表而出之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四書脉曰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 翼註曰至仁武王也至不仁紂也 翼註曰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在史臣欲鋪

張武功。故其詞云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所借口哉。○血流漂杵。乃商人自相屠戮。孟子非不知之。但孟子之意。以為仁人用兵。不但我之兵不待血刃。亦必不使敵人自相屠戮。至於如此。故以為武王當日必無此事。夫使敵人自相屠戮。猶非仁者所為。而况親自屠戮之乎。孟子所做深矣。我善為陳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強兵者發首言戰陳為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箇不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總見仁必無敵意。蓋不證以事。則好仁無敵無徵不信。故引

湯武明之。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已推之也。

有人曰。我善為陳兩節。張彥陵曰。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會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翼註曰。好仁是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弔伐言但不可平耳。單主弔伐未是。○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敵怨節。翼註曰。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四書脉曰。若崩句雖是聞王言而然。却是平日感王仁而然。



○吳因之曰仁義禮知四字。運於省身克己則為道德。運於進戰行兵則為兵法。

梓匠輪輿章。賽合註曰此見學貴自悟也。○張彥陵曰。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全是形容聖人之心。

舜之飯糗茹草也節。青岩病叟曰飯糗茹草四字畫出舜窮困風味。被衽八字畫出舜榮華的景象。若固有之。若將終身畫出舜澹漠的精神。○翼註曰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

吾今而後章。賽合註曰此章不是報復之私重在感應之理說親即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之重也。下正推言其所以重處。○按報復感應兼說亦可。○沈無回曰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大全辨惟適張氏曰君子唯有萬物一體之意然後可行放流誅殛之事。○殺人者人亦殺其身亦可例見此是孟子有為之言故云然。

古之為關也章。張彥陵曰此章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賽合註曰此章大意還重今一邊蓋即古以歎今非以古今平較也。○周用齋曰貪暴乘閒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為暴使誰禦之哉。○翼註

曰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又曰卽存古法者亦失古意見其變古法者乎。此意出南軒。身不行道章總旨。翼註曰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看來上段當重身字。下段當重道字。時講上下俱重道字者非。

身不行道節。翼註曰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按夫杖則走。則雖舜亦有難行者。○南軒謂行道本也。又謂使人以道亦行道之一事。此皆是餘意。正意是兩開說。○又南軒謂行道本也。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朱子謂身不行道。妻子無所取法。然猶可使也。此看不

能行於妻子。句有淺深。故不同耳。非相背也。○翼註曰使人不以道道字。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做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看。爲是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意。

周於利者章。張彥陵曰此章勉蓄德意。○賽合註曰德

命於天。本至足而無歉。○又曰周於德者。飽乎仁義也。

○四書家訓曰周於德。是舉聖賢至正之道。實得於已。

且極其周。徧而無滲漏。極其周密而無閒隙也。○四書

詠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

不可謂之周矣。包得定見。定力在內。○張侗初曰農儲

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砥行。○王觀濤曰

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  
定力則邪不能搖○據大全蒙引則不必如此分別○  
四書脉曰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  
不但為邪世所惑○張彥陵曰仁義之德不亂於楊  
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  
子本身事○四書家訓曰非邪不能亂他他自不為邪  
亂也

好名之人章 張彥陵曰此為欺世盜名發其病全在一  
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  
之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  
李衷一曰其實爭不待見色時方見就讓國處已是爭  
了爭名爭利總是一病○四書家訓曰可見好名之人

終不能成名人亦何為而好名乎○陳明卿四書析疑  
曰按三代以上唯恐其不好名有一名必有一實三代  
以下唯恐其好名增一名則損一實也○四書脉曰見  
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繆當時曰  
人而好名猶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貪汚苟  
取無所顧恤雖簞豆亦見於色此正謂名之一字尚足  
以維繫其心而不敢肆也○此段雖非正意然與正意  
自不相妨○湖南講專主此說謂本註疏

不信仁賢章總旨 翼註曰三平看仁賢略重

不信仁賢節 翼註曰信仁賢信其真有益於國也信其  
真有益於國則必用之矣一說作孚信意用推心置腹  
不搖於讒構講恐讒構意白文原無○按翼註前一說

包得後一說。○張彥陵曰：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搆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四書脈曰：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彥陵與四書脈俱主翼註後一說意。○翼註又曰：國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折衷雖有億兆之眾，等語似兼野言未妥。當改億兆為百官有司，意方安。○大全辨芑山張氏曰：仁賢固不可不信，非仁賢而遽信之，如唐之於李林甫、盧杞，宋之於賈似道、秦檜，豈唯空虛敗亡可立待。

無禮義節 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劑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無政事節 張彥陵曰：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而得國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當時互相吞噬，自謂方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不仁而得國者章 翼註曰：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四書家訓曰：有之是倖有，非宜有也。是暫有，非恒有也。○據此則得天下并不可，以倖有暫有也。此雖只據孟子以前而斷其未有，然得天下終難於得國。○四書脈賽合註俱云：得國以土地。

言得天下以人心言。看來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但得國猶易而得天下則難耳。蒙引說明。○蘇子曰。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於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於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按子由是深一層說。

民爲貴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專爲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爲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爲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爲貴之意。若將君與社稷平較。便無味。○湖南講曰。就世法看來。則君爲貴。社稷次之。民爲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却像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箇證佐。

民爲貴節。張彥陵曰。民爲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節。張彥陵曰。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權。卽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貼貴字出。○翼註曰。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卽天下之民歸心也。然作文要順口氣。不必管他衆寡。只論箇得民心可以有天下之道理。

諸侯危社稷節。翼註曰。危社稷要根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旣成節。張彥陵曰。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腓之意。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總旨 牛春宇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而明其為聖也蓋夷惠清和古未有名之為聖者孟子乃名為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然已各造其極故其流風之遠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翼註曰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達說曰人至聖人而止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於既往而流風餘韻自有以表師極於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而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為廉雖愚必明也懦夫化為有立志雖柔必強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為敦皆不偷

之民也鄙夫化而為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乖則人亡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若是之遠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况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薰炙之者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此見聖人感發乎人心者大不凡也信乎其為百世之師而非人之所可及矣○翼註曰奮字勿作奮發有為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張彥陵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不是證其為聖人處仁也者人也章 張彥陵曰此章專為世之求仁與道者每每向身外尋索故把仁也者人也豈省他見得仁與

道卽在當人之身總是欲人反身求仁與道。○翼註曰：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看來仁入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又曰：此章與形色天性章互看，踐形卽所以盡性，論道者論至於踐形而後實，故曰重人字。○按翼註是說字義如此，其實踐形章是因人不求至乎道而言，重在踐字，此章是因人求之高遠而言，則反重在形字矣。○王觀濤曰：人知下句說箇合字，此與蒙不知上句卽寓合字意了，蓋仁卽人也，已自合下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看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翼註又曰：合而言之只說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於仁而言之，如俗講用兩反云仁離於人則爲虛理，人離於仁則

爲委形皆不得旨。○按人離於仁意，大全朱子亦有之，用作賓意自不妨。○余初因程子欲以仁也者，人也，作天命之謂性看，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謂道看，玩蒙列乃知不當如此分別，蓋程子之舉以爲例耳。○按依余初意，分性道看，人人格例亦似通，姑俟再定。○仁雖卽是性，但此處說性道却不似中庸首章有體用之分，故蒙引云此處不分性道，玩存疑及大全朱子仁則性而已矣條，亦似分性道與余初意似合，不知蒙引何故云此處不分性道，今總俟再定。○湖南講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仁合人謂道，乃指道之率由言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附蒙

引曰仁也者人也何以如此立言蓋人而無仁則不成人矣故曰仁也者人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附蒙引曰一說此章重在道字曰仁也者人也只是爲合而言之之地故集註只引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既不兼引天命之謂性又不引及所謂仁者人也其意可見○附吳因之曰此節專重道字大意謂仁者人之所以爲人決不可無仁若離仁而言之單單是箇身子單單是箇軀殼形不得理豈道之謂哉唯人而合之於仁這箇全是一團理來運用主張而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妙出乎其中豈不謂道合字要說得真切這仁緊緊附著在人身便合了此是責人體道口氣○按因之專重道字本蒙引別說而與存疑

異又專主人合於仁說亦本蒙引別說而與翼註異○此節有王方麓一文可當傳註不必復他求矣癸亥二月○此章已酉四月十一已作一總評除湖南講一條外俱可不觀癸亥二月十五文作一評似勝前丁卯六月十九又改○此章已於丁卯六月十九改定一講章錄於後

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人自仁之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唯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爲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



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之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卽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卽天命之性。道卽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卽

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卽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卽爲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煩苛。不溺於虛無。則遁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雖侈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嘗是人。雖巍然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嘗是道。所以孟子當日。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智並言。總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裏。性之所以爲善者。正以性卽仁也。孟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卽求仁也是卽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爲迂闊。是不得不然之事。誠以非仁無以爲人。非仁無以爲道也。若仁可離得。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強不息。必求到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鞭策。○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重在人字則只可說合仁

於人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人於仁。重在仁道則只可說合人於仁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仁於人。雖大全朱子用互說。然須辨賓主。○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爲是。○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已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爾其以仁責人却一樣。○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

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賓意。不是正貼本文。○以上共五條。悉照松陽講義錄入。

孔子之去魯章。四書家訓曰。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章。翼註曰。危陳蔡。卽絕糧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階大不理於口章。張彥陵曰。按理註訓。賴如云。喫他的虧了。一般。○四書脉曰。貉稽謂不理於口。有尤人并自疑意。

無傷也節。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三尸士憎多口以下。則泛就爲士者以明無傷之意。○四書家訓曰。無傷二字。要理會。若不顧在我爲士者何如。任他訾議。豈爲無傷。○按此意極佳。然須知在言外。○翼註曰。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比常人更多訕。○孫淮海曰。多口豈特無傷。亦是進入之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議論我者。我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翼註曰。文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士增茲多口也。貉稽思不爲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觀增字。可見貉稽尚未得爲士了。

憂心悄悄節。翼註曰。上引詩重。慍於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慍句。二慍字俱是人慍我。卽訕意也。然憂心悄悄。

情亦可貼孔子憂道不行意不墮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

賢者以其昭昭章 張彥陵曰此節是明新註疏○翼註曰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吾復其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四書脈曰言昭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又曰本文無古字不必點出○張彥陵曰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唯其明於責人暗於責已所以成其昏昏耳○又曰兩使字異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他

山徑之蹊閒章 張彥陵曰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閒四字上見心學不可少有閒斷○四書家訓曰山徑之蹊閒是山上小路可為人行之處小路喻心之幾希人行

處喻此心幾希中一點靈通總之見道心唯微也○徐自溟曰蹊閒數語最可以見人心道心危微之幾○張彥陵曰為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四書脈曰不用非枯槁灰心但不在天理上用事便是○又曰此不徒責他有望其亟反之意○徐自溟曰人亦惟自拔其茅以闢此心之路可也問拔茅之功何如曰戒不睹懼不聞慎其獨○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不是專責高子茅塞正要他有介然處蹊閒易塞亦易開不用則塞戒之也小註慶源新安皆歸結末句一味痛喝失孟子立喻之意

禹之聲章 張彥陵曰此章通重禹一邊而以文王相形看○殊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所無○張彥陵曰論樂

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又曰。若文王在千百年後。其追亦如禹耳。○翼註曰。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又曰。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蠶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

齊饑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此章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

齊饑章

翼註曰。齊饑。要見是再饑。○張彥陵曰。愚謂士

君子心切救民。豈有目擊時艱。恤一笑而中止者。顧其勢有所不可耳。勢不可卽。是義不可。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

非齊王本意可知也。况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發棠。又可知也。君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為沽名。則以為市德矣。且徒使王有拒諫之名。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按。不以為沽名。卽以為市德。此陳臻之所以為不可也。救一時之人。而屈萬世之道。此孟子之所以為不可也。假使孟子復之。而王發之。天下必將謂儒者之道。不妨委曲以從時。一切苟且。權宜之術。將日出而不可遏。救一時之人。有限。而貽萬世之害。無窮。此等處。最可想見。聖賢所見之遠大。○臻之所為不可復。猶非孟子之所為不可復也。○何旰江曰。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已覺其蹈虎尾矣。

彼受牧者。愬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遠避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翼註曰。全重一復字。前已發棠。而復發棠。喻如前已搏虎。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於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請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如此看方斟酌。○翼註曰。善士淺看。只是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意其為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耳。

口之於味也。章總旨。翼註曰。性命本是合一的。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

口之於味也。節。若無君子不謂性一語。則天下將止認氣質為性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蒙引謂一字之誤。其禍將至。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信哉。○朱氏公遷謂脩身立命之命。亦兼理氣說。殊謬。

仁之於父子也。節。翼註曰。賢者二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晏嬰知矣。而不知仲尼。蒙引謂命字。意在晏嬰不在仲尼。看來當兼仲尼說。如舜文之於君父例。○張彥陵曰。此聖人兼性之反之者。說勿誤入生安等語。○翼註曰。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二意。○翼註曰。據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臣賓主賢者。○麟士謂此章天道與中庸言天道也。之天道一般。亦稍差。蓋此與中庸言

天道也之天道。雖俱是在人之天道。然中庸是兼氣稟言。此專以理言。○附存疑曰。此云天道。是就在天者言。作仁義禮智之所從出。無妨。蓋集註有胎合字。則是以人而合於天。○翼註曰。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君子不謂性也。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也。要見盡性意。○翁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順命所以定性。維均之性。原不當以偶薄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講家以此章為是性命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註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翁說乃性命合一之意。○專重性之說。蓋即大全小註。伸後抑前之說。吳因之亦主此。其實非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總旨。吳因之曰。通章只是斷樂正子

為人。總見其止於善信。而未及美大聖神也。首節說箇善人信人。就有二之中。四之下的意。後面說箇二之中。四之下。只完得首節善人信人二句意。○通章以善信為主。尤以善字為主。蓋美大聖神。不過自善信而充之。又不過自善而充之。○外程註及新安陳氏。以善信為主者也。尹註及南軒雲峰。以善字為主者也。其實一也。○須知此章不重合一意。重擴充意。○四書脈曰。此章是堯舜可為之旨。

浩生不害問曰。節。○按不害一問。或是溺於戰國之習。而歎正子為無用。或是慕其為孟子之高弟。而欲得其生平。註無明文。姑主慕正子說可也。慕正子而問。不是泛問。是已知其為超出流俗之正學。特欲就正學中。辨其

淺深高下。○翼註曰。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明之。而正子之爲人見矣。此則未節二之中意。亦不宜全露。○四書家訓曰。善人也。信人也。空空作一句講。○四書脉曰。雖未必其終身造就。何如據今日之資。如是學。如是誠。可語善人信人也。

何謂善節。○翼註曰。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可欲之謂善。兩節。吳因之曰。可欲之謂善。六句。要把美大聖神對著善信說。言天下之道。始於善信。而不止於善信。還有充實之美。有光輝之大。有大而化之之聖聖。

而不可知之神。上面有無限地步。善信豈是住脚去處。此中便含著勉勵樂正子意。○賽合註曰。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俱泛言之也。充實四句。俱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翼註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翼註曰。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已。俱在天理上做。而可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張彥陵曰。有字著力。是堅固之意。或存或亡。不可謂之有。○李九我曰。善是資積。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資質好了。若真誠不足。則無根之善。若存若亡。有諸已。是善根心矣。信字對虛僞看。○不虛僞。不復失。二意原一串。○翼註曰。善信二等人。或出於天資。或兼



乎學力不可定作是有天資未有學力者言亦不可以善屬天資信屬學力。○按不特善信兼天資學力即美大聖神亦俱兼資學。但此章則重在學耳。○翼註曰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礙下充實。○附存疑曰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臭好好色解之。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箇實反身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蒙引兩處解都未是。○按存疑不是反身而誠已兼美大聖神地位有諸已之謂信亦統身心意知說不必專屬意註特援以爲例耳。存疑之誤亦因慶源輔氏。○按大全充實節朱子第三條則信美又似以知行分亦非也。

充實之謂美五節。○吳因之曰可欲謂善二句與充實謂

美四句口氣不同。可欲二句只平介善信之義。若充實四句則有一步未了。又有一步之意。隱隱見樂正子所缺者尚多。此等最要細心理會。○又曰善與美所以異者善即據外面可欲不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詞。善則精微純粹地位。○湖南講曰充實是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張彥陵曰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徐自溟曰美指盡性而言。所謂既飽以德言飽于仁義者也。○翼註曰美人大人聖人神人俱以人品言。故折衷云美字內藏人字。○又曰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可以德屬充實。業屬光輝。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袁七澤曰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

此致必化之而後入聖。○翼註曰：聖字勿用生知安行爲有漸造者在。○按雙峰似專主反之說，不是。○過至聖而不可知，句須如淺說家訓云：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既至於聖，則已且忘之，而人又何知也。○翼註曰：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則變化而莫執其機，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字只是妙意。○張彥陵曰：畢竟加聖一等，卽夷尹與孔子可見。○徐魯人曰：聖不可知，亦特復了原頭的善之本體。蓋原頭之善本於不學不慮者也。此不可知與赤子之無知同，百姓之日用不知同。○徐自溟曰：大而化化而不可知，所謂至聖達天其孰能知之者也。○附蒙引云：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

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是也。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此朱子據程子之說，其實亦可疑。看來做兩箇人說亦可。○翼註曰：可欲六句俱是上下一意，如可欲卽是善，有諸己卽是信，作文講語如何分別。自今觀之，上半截當以懇切之詞發其理，下半截當以贊歎之詞貼其字，六節皆然。逃墨必歸於楊，章總旨。○張彥陵曰：愚按異端之與吾道抗，固是道相左，然其中豈無自悔其非者，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爲用意。○翼註曰：首節重受字，次節重辨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辨則追其既往矣。

逃墨必歸於楊節。○張彥陵曰：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外，今逃而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裏人，如何不受。歸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吳因之曰：異端與吾道如黑白之不相入，彼染習既久，一旦欲棄而去之，未能便至吾儒大中至正之道，故反正必有漸次。逃墨二句一串言逃墨者不遽歸儒，而必且先歸楊，再一逃楊而後歸儒必矣。○又曰：只是就墨一邊說，而楊一邊反正且未暇說出，且天下亦有楊墨而竟歸儒，不假此漸次者，故註云大略。○翼註曰：吾儒之道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但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

在人已上見得。○又曰：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又曰：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儒平。○又曰：受之不是徒受了，有借之大道意。○蒙引謂此與齊一變至於魯同，看來亦稍異，一變至魯，此是當然之次第，齊不先至魯，終不能至道，歸楊歸儒，此是自然之事勢，天下亦有不歸楊而徑歸儒者。

今之與楊墨辨者節。○張彥陵曰：愚意此節要看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然辨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無所入矣。○又曰：放豚之喻，正禽獸之意，笠字以比吾道之閑。○張彥陵曰：招之據註是追咎其前之奔逸，然本文追字只是

追趕之追與追咎追字不同。○四書脈曰：招是咎其前之奔逸，非戒將來也。○吳因之曰：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辭，何等嚴峻，得此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與之共任斯道也。總一為道之心而已。故此章當與好辨章參看。○又曰：許行之說，墨子之教也。孟子闢許行，正以闢楊墨。○管登之曰：楊墨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以拔一毛利天下，世方後公家之急而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利天下，至於高明特達之士，又將謂其道之不可以出死生而外之安得久流於世。凡道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故惟媚世之

原與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足以亂孔子之道而賊百世。以其通宦機適俗性，而又可借孔子之時中以自文也。孟子不及小人之中庸，豈亦以楊墨之徒蔽之耶？然楊墨真而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偽也。今之世亦安得有真楊墨？試思泣岐悲染，此何等心事，而墨守之困輸攻古，今相傳為奇績。假令今世有若人，亦何暇稽無父無君之流弊？析疑

有布縷之征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章重用一緩二上下二段，指出兼併之弊。正見二之不可不緩也。

有布縷之征章。張彥陵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然併征之害，甚至父子不相保矣。况後世巧立名色徵

索無已者乎法不可廢而調停於用緩之間便是心容於法之外。○湖南講曰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之取也。○丘瓊山曰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為服官未有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顧麟士曰讀禮疑圖曰織麻曰布析絲曰縷。

諸侯之寶三章。○張彥陵曰愚按論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為我享。慎其所寶所以愛身此是淺一層講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所安。故政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孰知珠玉乃殺身之具也。

盆成括仕於齊章。○張彥陵曰此章戒天下之持才者。

胡敬齋曰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陳眉

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翼註曰小有才是權謀

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又曰凡人無才者雖

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

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矣。○妄作非一端凡機

械變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孟子之滕節。○翼註曰館於上官作滕君館之。○又曰或

人別一人非館人也。

或問之曰節。○子以是為竊屣來。蒙引謂只是下文來者

不拒之來與存疑不同然亦似通但存疑尤勝。○王觀

濤曰孟子之設科其心唯欲曲成後學而已。或人雖不

能釋竊屨之疑。而其心亦終見諒。則大道爲公之心。何如。若只歎所遇之窮。便非旨。○翼註曰。來者非是將來。謂來學也。來者卽是至者。不拒卽下。受字。○又曰。愚謂古人蒙無妄之疑。不足爲害。然世有不肖等輩。往往借有道之門牆。以自庇。於是。以吾黨接引後學之心。反意其爲盜賊。逋逃之藪矣。此後世偽學之禁。所自來也。敘此章者。與子輿氏毫無干涉。只要學者慎自愛而已。人皆有所不忍。章總旨。○吳因之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爲。便都說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條之旨。

人皆有所不忍節。○李衷一曰。不忍雖在心。不爲雖在事。然而事本於心。○張彥陵曰。喫緊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二字。○四書脉曰。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爲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爲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爲。不落轉念工夫。直恁直截。○翼註曰。仁也義也。猶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吳因之曰。章內仁也義也。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不爲。義亦無大分別。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翼註謂次節與首節無兩層。不可作中首節。蓋申者推申一步之意。此乃實上文。非申上文也。然第三第四節與次節亦無兩層。而註與蒙引却用申字者。蓋所謂申者原不同。有推申一步而謂之申者。有填實上文而亦可謂之申者。故此節卽用申

字亦似無妨也。○張彥陵曰：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也。○又曰：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本體無虧，則取之不盡；民胞物與，經世宰物，皆有餘用，必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又曰：須知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不同上，以體言。此以用言。○言體則用見，言用則體見。故因之謂無分別，而此本翼註謂其不同。二說不相悖。○翼註曰：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與無所不愛，意義不可勝用，是砥行立節無所不宜。意。○張彥陵曰：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張彥陵曰：只充無穿窬之心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難窮，故特

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例。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翼註曰：爾汝二節俱包在充無穿窬之心一句內，特抽出言之耳。說者云：充無穿窬之心，充字是充自此起。爾汝二節俱是充自此止。此甚辨核。但止字於末節方說得，而爾汝節便說出止字未妥。○又曰：看來自無穿窬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佞隱默一節，深一節，一步進一步。拜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按上節充字是充自此起，此節充字是充至於此。蓋不義之類，至受人爾汝，是最糊塗者。故充者必須至於此。○又不忍之心，易充，故仁不待申言不為之心難充。故復舉類以示。言爾汝則凡與爾汝相同者皆然，不可以其微而忽，不可以其暫而弛。此之謂

能充。○翼註曰：爾汝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於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有此念，便非不爲之本心。○爾汝二字，據蒙引無分別。○審合註曰：爾汝之稱，不是與己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於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有此念，便非不爲之本心。○翼註曰：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於他，便是如陽貨謂孔子曰：予與爾言，孔子却據理答之，畢竟不仕於他，便是不受他爾汝了。○又曰：貪昧者爲利疚也，隱忍者爲威怵也。○又曰：充無受爾汝，充字有兩說，有放開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爾汝，便是充也。此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特舉以見例。此例字儘明白，蓋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如此例。

者而止，豈謂只此二事是盡頭處，而至此二事止乎？况充者滿也，不放開，何謂之滿？看來此充字，當放開說，但不當推深說。爾推深說者，如云：無受爾汝，猶其淺者耳。充之又充，凡一毫類此者，皆不爲。如此說，又是充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者，只粘實字，如云：凡有貪昧，隱忍適違其實心者，皆不爲。○又曰：無所往而不爲義，是隨境皆義，亦卽不可勝用意，變文耳。○按朱子蒙引，以不致取輕於人爲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是看實字不同，蓋實字亦有二說。

士未可以言而言，節。翼註曰：士字不可忽，謂之爲士，必素講於語默之宜。○又曰：以言餽之者，我俟言，彼必俟答，而露其情，以不言餽之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



情。○張彥陵曰。充字尚在言外。○鄭申甫曰。養浩然之氣。則無受爾汝之實矣。謹獨知之學。則無飾人之爲矣。○蘇子瞻曰。孟子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

言近而指遠者。章總旨。翼註曰。此章言與道平。看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

言近而指遠者。兩節。翼註曰。近遠博約四字。只切字義。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又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

舊說反云。言不近而旨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旨不遠。則失於隘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於汗漫。守約而施不博。則失於拘攣。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况又與末節相犯乎。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豈貴於徒遠哉。道豈貴於徒博哉。○按大全朱子亦作四反說。蓋是說理如此。若孟子主意。則只重近約也。須辨其賓主。○紹聞編專以莊周之言爲不能近。墨翟之守爲不能約。然如楊墨之言。皆不能近。如申韓之守。皆不能約。○蒙引謂滄浪之歌。可以見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歲寒然後知松栢可以見士窮見節義。以此爲言近指遠。恐不是。存疑說得是。翼註亦明。○張彥陵曰。指是言中含蓄的旨。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又曰。兩點君子。只是申明。

上文以起下意不重君子上。○淺說過文云然所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如此則重在君子二字了不是雖大全朱子亦有此二句然不可用作過文。○翼註曰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淺近別藏箇深遠的道理如此反涉有心矣君子若論目前近事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圓融透徹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張彥陵曰平天下者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脩身之分量不是脩了身方去平天下也。○此說亦非南軒作推廣說為是。○翼註曰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節 附吳因之曰不脩己而求治平意就講在舍己之田二句內求人重求己輕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耳。○按蒙引麟士則舍其田二句乃是譬喻。

堯舜性者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以性字為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以性字為主之性非性者之性乃天命謂性之性。○張彥陵曰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與反之之事非專指堯舜湯武說。

堯舜性者也節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 翼註曰次節四平看為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又曰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又曰先董

云。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爲  
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其行仁義之  
例。按此說甚佳。但此意當發在盛德之至也。內若此處  
先發。則下文說不去了。○又曰。盛德之至也。不作推原  
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於內之盛德。只重自然意。蓋禮  
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德卽性也。禮卽德也。性  
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自然意在  
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張彥陵曰。  
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于祿  
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  
是皆所爲性者事。○徐岩泉曰。人自哭死者。只是據禮  
當哭。此禮從生者而以義起也。故哭死而哀。雖無心於

哀而未必無心於禮。聖人性情之發。唯知當哀而哀。非  
爲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也。○斷當從此說。存疑未妥。  
附後。○按此則非以于祿也。亦當云。非以于祿之不可  
而勉於經德也。○附存疑曰。聖人之心。無有不誠。一見  
死者。誠心激發。自然哀傷。不欲生者。我感故哀。若爲生  
者而哀。便是有意。非自然矣。○又附存疑曰。經德不回。  
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于祿。  
故不回也。若是欲于祿。則出於有意。非自然矣。○張彥  
陵曰。經德猶云庸德。回訓曲。天理自是直致。纔有一念  
計度。便是回曲。○尤西川曰。必守之不回。方是經德。亦  
必非以于祿。方是不回。○此俱是深一層看法。○翼註曰。必信必  
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意。○又曰。正行正字。著力看。

是有意以正之也。行踐其言之謂正性者，却是行自正，非是正其行。○張彥陵曰：要知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錢肇陽曰：性本無方無體，就性中作用，若有規矩繩墨，不可逾越，此謂法。法實載命，命實符法，兩者原非相判。堯舜性之之聖，法自我出，即是造命。下堯舜一等，則必行法俟命矣。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為出入，亦不敢以迹為拘，變循循天理一稟於法。至於禍福所在，無所強亦無所避，蓋幸而福固可徵，吾動履之善，即不幸而禍亦自氣數適然，質之衾影，吾且何愧？蓋不謬於法，乃所以不謬於命，而不戾於命，益所以不戾於

法若行法而為邀福地。

袁了凡功過格便是不知俟命

或有意祈福而

為行法謀，則假法之心，便是衡命要命之心，即屬棄法。豈君子天人合一之學，○又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張彥陵曰：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呂註命由此出，蒙引二條解，似是二意，然可相兼。其言孔孟湯文少康之事，蓋即小註所謂自作元命，君相造命也。若以義制命之說，則小註所無。

說大人章總旨

此章當與彭更宋句踐諸章參看

說大人節

朱子曰：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堂高數仞節

四書脉曰：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

二句是食色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之巍巍○張彥陵曰此三不爲是鄙之詞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四書脈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然又要知非是拘拘以古法自守卽可以藐大人乃是精神體驗之中自有天則自我作古可也○四書脈曰吾何畏彼非傲睨王侯但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相應○張雨若曰古來真正英雄皆從戰戰兢兢中來彼遊說之徒亦有能藐大人而逞其雄

者要只是俠氣所使耳乃孟子浩然之氣有卒然遇之

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者定自不同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處○蒙引謂此章當以心與欲對看極是四書家訓謂心與欲二字不當作兩件看欲亦心之欲也不是

養心莫善於寡欲節 李衷一曰看一養字縱固不是養枯槁寂滅亦豈是養○翼註曰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戕害字看存字對馳騫字看○又曰寡字註以節字貼之甚好時文每將不能無與不可縱二意平說殊失本旨還重有節邊雖不能無意輕○又曰寡欲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於外此在內境

用工。○按寡欲卽克己工夫。○程子謂只有所向便是欲。看來此所指亦是好的欲。○四書脉曰欲就內萌說可兼外誘說亦可。○張侗初曰心能御欲故寡欲莫若存心欲亦從心故養心莫善寡欲。○周子言無欲孟子言寡欲蒙引在欲字上分別。淺說在無字上分別。依蒙引則寡欲無欲俱學者事。依淺說則寡欲是學者事。無欲是聖人事。淺說是周子正解。蒙引所云雖於理極明然似非周子正解也。須辨。○李九我曰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調停目中固著一塵不得。○王青蘿曰始初天以道命凝爲人物則此軀殼亦是性。但以既凝爲體質則塊然爲器矣。○賽合註曰心做得主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靈者此真性也。程子云人不可從軀

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於味四肢之欲安佚此軀殼上起念也。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獨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汨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一起卽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真矣。○賽合註曰心做得主便是存做不得主便是不存。○四書脉曰多欲之人其心何嘗不在內。但無主之心雖猶存不存耳。○又曰只重能存與不存意勿泥寡矣字面。

曾皙嗜羊棗章。四書家訓曰自來孝子之心只是無之而非不忍親存則有存時之不忍親沒則有沒時之不忍故曾子思其所嗜孝子之極思也。此章首二句只重

不忍二字。下羊棗所獨獨字重看正是曾子不忍之故。丑欲探其不食羊棗之由。故有膾炙與羊棗孰美之問。非真不辨其美也。膾炙所同也。二句不可單在曾皙身上發揮。全要挽出曾子不忍之心來。唯人有同嗜則曾子不忍之心無觸而未現。唯曾皙有獨嗜則曾子不忍之心有觸而即萌。○張侗初曰：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借羊棗形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作真。於不忍源頭。何啻千里。○張彥陵曰：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於羊棗。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揭一獨字以曉之。○附賽合註曰：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獨之意。只泛說存疑謂親之姓名未是。

孔子在陳曰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以中道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友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原。只在及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又曰：中道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有狷之守。而并融其偏者也。○吳因之曰：孟子因萬章以狂狷無可取。鄉原無可惡。是非不明。故發孔子之意以示之。如此。○夏九範曰：鄉原與狂狷一真一假。正是箇對頭。孔子惡鄉原之心。即其取狂狷之心。○翼註曰：中道無瑕之玉也。鄉原無瑕之石似玉者也。

孔子在陳曰兩節 翼註曰：狂簡是名目。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據大全進取申狂字。

不忘其初申簡字註解云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卽下文嚶嚶慕古行不掩言作此二句題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

敢問何如兩節 翼註曰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爲人之實也二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管登之曰曾子子張皆狂者但子張乃陳人不在魯之狂士中曾子過絕糧後方事孔子亦非在陳所指之狂士

何以謂之狂也兩節 翼註曰其志嚶嚶然嚶字從口旁屬言俱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話觀白文提其志二字於嚶嚶上可見○又曰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

六 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附存疑曰夷干也這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故平平考之蓋姑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張彥陵曰或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嚶嚶然處所謂前無古人也脈主此說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夷字從嚶嚶生來不掩者不遮掩以自蓋也非行不掩言之謂也王陽明日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如此說亦不妨若竟以本文不掩作不遮掩看便不是○大全辨嘉善陳氏曰行不掩言是造詣未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五倫之介有所虧玷故狂



者嚶嚶與大言不怍心事判然。○玩此節程註則似簡是狂之病處。○翼註曰節末找孔子思進於中與之傳道意。

狂者又不可得節。四書家訓曰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要善看。上文既有琴張曾皙牧皮如說全未有得豈不與上相悖還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舊以造就未成死亡離散說不可得未妙。○張彥陵曰按不屑不潔是不屑為不潔之事的人然亦只據他心上說不在事上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辨也。心迹之介微。○附翼註曰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者固中行之次。狷者又中行之次也。○按賽合註四書脉皆謂其字指中行然蒙引淺說吳因之皆

謂是狂者之次。○吳因之曰謂之又次者蓋狷是矜持自守的其氣象規模似不如狂之高邁卓越引而進之固不若抑而裁之者之為易也。夫子之思及此其不得已又甚矣。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節。吳因之曰過我門節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狷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道而鄉原正申道之可取者故問何如斯可謂鄉原而孔子惡之哉。是深以鄉原為無可惡意。○翼註曰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不可說明下文非之無舉節方詳言之。○又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

何以是嚶嚶也節。四書脉曰：何以是嚶嚶？五句譏狂行。何爲句譏狷生斯世三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不可單屬狷一邊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呼應。闕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翼註曰：踽踽是立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蓋踽踽卽獨清獨醒，意涼涼只是不諧俗，非刻薄也。又曰：據註不見親厚於人，似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玩註不見親厚，似總說踽踽涼涼。翼註曰：時講生斯世也。二句見不必如狂之慕古，善斯可矣。一句見不必如狷之違俗，此太分析，不如渾融。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來。又曰：善亦是稱其長厚，許其員通之意。沈無回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

流俗污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貢受軒曰：鄉原所以見絕於聖門，只爲他媚世一念重。一生精神心思，只陪奉世界，縱做到無非無刺，其病痛愈深。於自己性命全無干涉，且包藏穢惡盜名欺世，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爲性命，漢精神只向裏面打疊，何暇去照管外人。○大全辨芭山張氏曰：鄉原譏狂狷之詞，只推其意向如此，何肯明目張膽譏議狂狷乎。

一鄉皆稱原人焉節。翼註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非之無舉也節。翼註曰：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又曰：無舉無

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也。同流合汗言其巧為迎合以處人言也。此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實落。○翼註曰：如孔子云：孰謂微生高直？大槩說他不直是非之也。又云：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是細數其不直之實事，是刺之也。刺字如以刀鎗刺人，有深入攻擊之意。蒙引云：非輕刺重，是此意。一說刺是婉言刺之，殊不知君子事君交友之類，嫌於直激，則婉言可也。闢邪可用婉乎。○翼註曰：同流合汗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為世俗所染溺耳。此却自托於達人之和光，而曲為俛仰調停之術者。不但狗天下，而且愚天下矣。究竟求他同流合汗，却又無流與汗之跡，若他真有流與汗之跡，又可非刺了。○賽合

註曰：或問同流合汗與老子和光同塵其旨同異。曰：鄉原專欲取媚於人，老子只要占便宜，自身平穩，其作用大別。○王龍溪曰：所為同與流，只與俗浮沉，却無流與汗之迹。若自己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又曰：聖人在世，猶然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原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然而精神向外漏洩，則脈絡便差。○翼註曰：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事不苟，此即中道之散見處。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污似潔，似忠信似廉潔，正是說透鄉原之病。○又曰：廉潔不必認定不貪財利，凡恬靜好脩皆是。○蒙引存疑皆云：自以為是，句極重，不可泥。蓋謂此句不可忽，則可謂此節專重此句。

則不可。○翼註曰：獨言堯舜者，堯舜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又曰：故曰德之賊也。故字總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爲是。○祝石林曰：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原得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南軒謂鄉原卽小人之中庸，而管登之以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分爲二等人。管說似優。○翼註曰：非之無舉二節節旨，說者俱欠精融。俱說上節重自以爲是，賊德是賊已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人之德。將孟子孔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卽發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爲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卽下文似是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爲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耳。非又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

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爲是，而實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爲真，自然之理，實非單承自以爲是一句也。至於賊德亂德，分已之德人之德，尤爲不通。蓋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人已。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義乎？二節必須一意貫看，始得。

惡似而非者節。張彥陵曰：真是固爲盡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翼註曰：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四書家訓曰：亂字以紛紜看亂解。

固不真卽說亂人取舍尚落一層亦非正意看來只是似能亂真使人莫辨之意。○湖南講曰。佞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似所言無欺。故亂信。○翼註曰。還當重講惡鄉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卽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人孔子口氣中。○夫子之惡是爲德而惡之。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翼註曰。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在之意。○按存疑專主在上者言似稍偏。俟再詳。○張彥陵曰。經卽上文所謂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宇宙爲常行之道。在人心爲真是之理。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復此真是的道。

理則是非曉然趨向歸正而邪慝自無所容於世。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又曰。經原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又曰。天下之民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故反經則民自興。邪慝自無所容於其間。譬如日月一出。則人皆鼓舞於光天之下。而魍魎自消。燭火自滅矣。又何待攻止而始無乎。故君子闢邪之術。一反經便了焉。不必以口舌爭也。○翼註曰。常道原在天地間。只因鄉原障塞。故不行不明。今則復之。不明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又曰。邪慝泛說不止鄉原。○按大全俱泛說。似不必穿鑿。○吳因之曰。無邪慝非真無也。雖有而不能惑人。有若無耳。○湖南講曰。反經者要不外乎一真。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管登之曰。人品唯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以闡然媚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闡然媚世者。俱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人矣。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又曰。孔子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世之

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卒多亂賊。然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鄉原有顯誅。夫何故。誅鄉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原之標。則必有爲鄉原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賊既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選里。舉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原之人。不足以動君國大夫。此脩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旣塞。學校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虫之技進。亦以鑽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爲重輕。何事學鄉原爲。故未進身之士。多狂

躁而鮮原人。至於一人仕途。則非闖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又或誑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拖官。謗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譽。而鄉原一出。却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世。已有之。臯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別傳以爲孔壬卽共工之者也。巧言令色。非鄉原而何。四岳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能方命。能圯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克。鯀非鄉原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却似合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爲一人。在唐虞已有此等凶人矣。而况春秋以後哉。○又曰。孔子與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

無君之弊。而無一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小人。蓋照見百世後道中之賊。唯此二凶耳。絕此二凶種子。雖有百楊墨並興於世。皆吾道之羽翼也。○湖南講曰。狂狷譬如低銀。雖夾雜銅鉛。還可煎成真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盡是精銅。

由堯舜至於湯章總旨。吳因之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旣無見知。安得有聞知。通章口氣。原是如此。說者謂重見知信矣。然此書之旨。本爲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所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歸束處。又在聞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脉絡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輕看聞知。則是

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其傳之本旨矣。  
由堯舜至於湯章。張侗初曰：千古聖人道脉，只是一知。知便徹天徹地，心口不傳而道已傳，特就當世異世分箇見聞耳。其實見知不屬面承，聞知不關耳受，面承耳受之知有限，聖人傳心之知無窮。○張說是淡一層解，固自無妨，但不可偏主此。蓋千聖相傳，不泥聞見，亦不離聞見。○四書家訓曰：五百餘歲大槩以常數言，却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無待於人耳。○翼註曰：二知字宜淡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知字卽契字意。○徐倣絃曰：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爲非有見知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於後，似非本旨。孟子語意只云：某是見知，某是聞

知，是論道統一脉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末節嘆今世若無見知，其脉已斷了，則後世諒無聞知也。其意只是如此，非謂聞知者必專藉於見知以啟之也。○徐說是專主以心相傳之意，故有此解。○附翼註曰：新說作孟子以聞知自任，蓋孟子意指顏曾思等爲見知而已，爲聞知既有彼之見知，決無無聞知之理，但未顯言耳。○湖南講曰：聞知的人只是單傳見知的人，若禹臯陶等少不得有幾個，孟子正要自附於顏曾一流。



